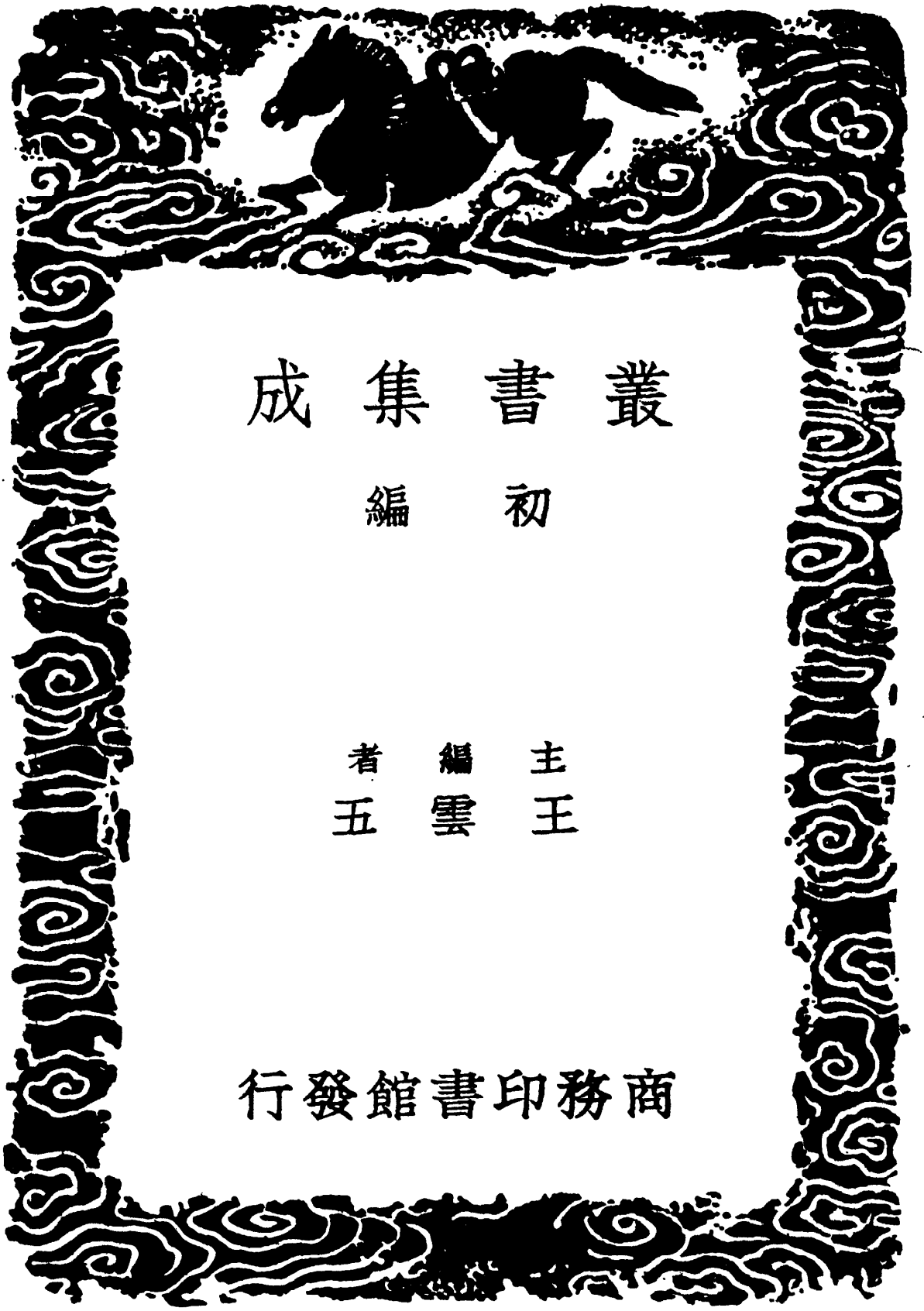
沅湘通藝錄

附書四文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沅湘通藝錄

附四書文

(一)

江標編校

本館據靈鵲閣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天下之大。無物不有。一省之中。人才衆多。一學之途。百家分貫。若以一物掩天下。一人視行省。百學限一家。陋矣。湖南扼天下之中。南北東西、毗各行省者六。學者之所好。如百川分流。各得宗派。使者奉天子命。視學三年。歲科兩試既畢。例有試牘之刻。乙酉秋冬之間。編校試者之作。不易一字。裒而刻之。得若干卷。名曰沅湘通藝錄。僅十分之一耳。四書文尤爲湘士所夙誦。通經史大義。發撝爲文。博而不乖於正者。以萬億計。最而集之。不能勝棨棗。此略見一斑耳。又奏定以經學、史學、掌故學、輿地學、算學、詞章學、分列六類以試士。盡學者之所長。學者卽以其平日專業之事。藉抒於風檐寸晷中。往往日寫千萬字。尙不能盡其所至。嗚呼、盛矣。竊嘗與幕中諸友議曰。試士者、所以盡一省之士之所長。而一一試之。非以一己一人之所長。而強一省之士尊而宗之也。司馬溫公、朱子、胡安定、取士諸法具在。使者亦不過信而好古而已。若以爲試士者矯異於衆。欲以一己之所學。而強風會之所趨。是陋也。是僨也。天下多通達才。觀此者當有所許矣。光緒二十三年歲次丁酉十月。湖南督學使者元和江標敍。

沅湘通藝錄八卷目錄

卷一經

鄭參天象王釋人事合釋　長沙府李孟麟
樞機廣證　辰州鄒士楨
易垂衣裳書十二章通釋　衡陽王克家
說卦爲羊鄭虞以爲女使說　長沙黃　山
漢初擯孟喜改師法論　桂陽州何嶽立
鄭注禹貢引地理志不盡本班志說　善化皮嘉祐
夏書嬪珠許書係於玭篆說　湘陰吳宗讓
三載考績三歲大計合解　善化鄭　藻
呂刑皇帝解　皮嘉祐
書尙書大傳後　桂陽州何嶽立
素衣朱繡魯詩繡字作綃以爲綺屬試其申義　湘潭胡元倓
孔子刪詩附魯頌商頌於周頌後釋誼　衡山王在湘

申毛傳熠燿誼　岳州李定勳
申先鄭贊牛耳誼　長沙黃　山
儀禮十七篇不詳述革車介胄儀度說　湘潭郭　彬
鄭註禮記在註周官後攷　清泉廖昺文
周公攝政之事廣證　沅州楊　澧
儀禮鄭註幷存古文今文爲後來校書之法證　城步王天保
公羊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說　武崗李鍾奇
春秋黃池之會發微　耒陽謝鴻儒
胡母生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廣證　謝鴻儒
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說　湘陰彭兆潢
荀鄉毛公兼傳穀梁春秋證　嘉禾雷　森
爾雅冬爲上天廣證　祁陽許丙炎
爾雅兔子嫵說文釋文作婉說　常德易順豫
釋鯊魦　湘陰吳宗讓
　湘潭胡元俠

釋訟　邵陽姚聯奎
論語之左右揖爲聘禮之傳辭說　桂陽州何增文
國朝經師得失論　湘潭楊昭楷
國朝小學家平議　岳州蘇　輿
說文讀若釋例敍　湘潭劉肇隅
問治經考訂字義與引伸大義孰爲難易　何嶽立

卷二　史

續襲定盦古史鉤沈論　長沙楊毓麟
擬仿朱氏經義攷例纂史籍攷試舉其例　衡州楊　概
廣萬氏史表略例　長沙府郭立山
班書藝文志鄭漁仲明焦弱侯皆有嘗議近人會稽章氏又駁鄭焦之說得失若何　湘鄉陳道亨
問國朝史學家以何人爲最精　衡州胡傳槱
宋儒言讀史易令人心粗說　衡州蕭鯉祥
龍陽李致楨
邵陽粟金鏗

讀史不宜輕下論斷說　平江喻萬青
書國朝先正事略後　鳳凰廳聶仁德
廣顧亭林言考前代史書中國不如外國義　郭立山
諸史作外夷傳語多失實略證　安福汪先弼
修邑志繁簡孰長論　靖州申開科
太史公本紀取式呂覽辨　龍山晏世澍
書史記滑稽傳後　郴陽柏　秀
御覽九引史記曰蚩尤氏能徵風召雨與黃帝爭強帝滅之於冀今本史記無此文說　沅州路心謙
孫子無約請和廣證　芷江張伯良
漢唐兵制史志不詳說　永綏張稱達
漢書顏注引諸家注攷　零陵胡秉直
季布論　龍山晏世澍
文翁化蜀論　桑植谷滿言
後漢祭肜威讋北方聲行海表論　長沙徐崇立
讀後漢書黨錮傳　新化謝序荃

文信國史閣部合論　郴陽張伯良
宋張竣呂祉合論　郴陽龍定弼
賈似道重文輕武論　聶仁德
西遼紀年考　楊概
元分封諸王論　龍定弼
各國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表　武陵蔡鍾濬
卷三掌故
擬西學通考凡例　郴州陳爲鎏
擬游歷例言　瀏陽唐才常
擬設立游歷公會章程　湘鄉謝功肅
擬設賽工藝會條例　桃源何紹休
擬開中西條例館條例　唐才常
湘鄉張通誥
徐崇立
唐才常

學新法須有次第不可太驟說　唐才常
治新學先讀古子書說　瀏陽劉善涵
驚新知新辨　唐才常
尊新　衡陽陶炳麟
尊專　唐才常
論今日學問之難　劉善涵
論公私　瀏陽涂儒駬
論情法　涂儒駬
　　甯鄉唐光晉
　　唐才常
　　沅江李鈞鼐
　　唐才常
　　涂儒駬
　　唐才常
　　劉善涵

重譯說　衡陽魏詩銓
卷四掌故　衡山趙而霈
知創不如巧述論　劉善涵
守舊不如圖新論　唐光晉
孟子言三寶爲當今治國要務說　涂儒翥
論自來改政之不易　新化陳璜
釋爭　陳鳳光
論今日交涉之難　唐才常
治交涉宜講求春秋朝聘會同之義論　沅陵李玉如
古今和戰之誤皆害於使臣說　郴州何嗌林
西人開拓土地卽防守國本證　武陵戴丹誠
澧州周傳德
陳爲鎰
陳爲鎔

問近日俄兵入朝鮮幽國王殺大臣重改國政中日兩國將來有何損益　沅陵李玉如
歐洲諸國不許俄船出黑海論　辰州向學耿
英人有公保二黨中國將來是否有此氣象說　陳爲鎰
日本尊王攘彝論　何盛林
說西南洋之華民　陳爲鎰
說黨　邵陽石陶鈞
論國債　長沙易抱一
理財之道不重節流而重開源說　新化李固松
擬自造各種機器遏洋貨利權議　鄒永江
　鄒代藩
岳州熊焜
　劉善涵
　唐才常
益陽湯道
武陵吳友炎

有鐵路始可廣言開墾說　戴丹誠
書曾惠敏公金軺籌筆後　衡山趙而霧
書薛叔耘先生出使四國日記後　善化汪都良
清訟當先嚴治訟師說　永順府向道埏
卷五輿地
楚地今名攷　清泉左全孝
山海經爲地理書說　衡陽曾朝祐
曾子說城郭不必中規矩道路不必中準繩是否合於今日泰西新法試詳證之　長沙府任元德
讀魏默深先生海國圖志　安化陶思曾
魏氏海國圖志近日應改應增條例　芷江田梓材
擬教初學者通輿地之學條例淺說　晃州廳舒　潤
擬設立測繪公會章程　寶慶姚炳奎
姚炳奎
武陵裴　健

灤水非卽濡水說　胡秉直
五月渡瀘今地證　舒潤
地輿之學須通天文說　岳州傅鸞翔
測地球周徑里數法述　岳州楊仁俊
周髀家言地方如碁局論　左全孝
辨高深　何盛林
分寒暑　桂陽縣何方濤
洞庭湖創設淺水商輪有益無損說　何盛林
洞庭湖淤塞於常德有何損益說　楊仁俊
各國皆闢新地中國何以不能說　戴丹誠
險要不足恃論　武陵蔡鍾潛
田梓材
沅陵毛緒泰

卷六算學
九數次第說　李固松
古今儀器攷　寶慶晏孝儒
唐設算學博士論　瀏陽王正樞
興算學以廣實用說　傅鷺翔
點綫面體遞相爲界說　吳友炎
俗傳算術多近古徹　桃源徐雨泉
設有實心方陣一座不知兵數但知若變成空心方陣兩座均與原陣等自外至內每方三層尙餘二十八人以爲奇兵問原陣兵數若干　郴陽陳易
欲造整數句股形令句股較恆爲一其法若何　零陵唐祚梓
九章算術盈不足章蒲莞並生兩鼠穿垣二題原術答數均不合今欲求其密數將以何法馭之　郴陽蔣文翰
設有磴試得平地最遠界二千七百丈地力三十二尺今欲擊中遠千丈高十丈之物問磴軸須昂若干　長沙廖鈞熹
善化張豐祐

度及鉛子當歷若干秒　王正樞
卷七詞章　張豐祐
實學賦　衡陽唐家豐
毛公學賦　唐家豐
小學賦　長沙曹典球
班固自爲敍傳賦　善化徐弼光
唐顏祕書注漢書賦　長沙府鄒壽熙
司馬溫公表進資治通鑑賦　長沙府張緝光
酈道元注水經賦　湘鄉蕭仲祁
漢志儒家載孫卿子三十二篇賦　巴陵王第祺
王第祺
邵陽樊錐
寶慶尹湘琳
澧州周傳德
曹典球

白虎通德論賦　長沙府陳　鼎
墨家者流賦　張緝光
太平御覽賦　王景義
文選學賦　祁陽楊　璿
劉彥和文心雕龍賦　道州洪翼昇
孫卿賦篇賦　樊　錐
漢成帝使謁者陳農求遺書於天下賦　龍山饒檀齡
漢文帝賜鄧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賦　曹典球
慈利李執中
洪翼昇
楊毓麟
王景義
張緝光
湘潭易　鼐
常德蔡鍾沂

馬伏波到交阯立銅柱爲界賦　武陵周燮鼎
阮嗣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賦　永州洪澤灝
馬季長絳紗帳賦　長沙彭敦毅
卷八詞章　長沙歐陽鵬
笏賦　湘潭劉湘琳
秦瓦賦　蔡鍾沂
鏡賦　衡山鄧光堅
泉幣賦　湘潭劉鑫耀
稅賦　辰州丁可鈞
秀才賦　邵陽樊錐
述學賦　長沙鄧志正
哀臺灣賦　王第祺
樊錐
易順豫

紅豆賦　善化龔福燾
七通　長沙梁賡陶
七痛　彭敦毅
廣劉孝標辨命論　善化馬象雍
擬募校經書院藏書啓　郴州歐楊鼎
洪北江遺書序　宜章黃文焯
重刻洪北江文集序　劉鑫耀
重刻儀鄭堂駢體文序　郭志正
蕭尺木補繪離騷圖序　長沙吳士萱
廣學海堂記　吳士萱
蘇若蘭璿璣圖敍　樊錐
蕭仲祁
曹典球
楊毓麟
王景義

乾嘉兩名臣讚　李執中
國朝駢體諸家讚　楊毓麟
張緝光
龔福熹
王第祺
蘇　輿
保靖袁仲謙
蕭仲祁
曹典球
湘泉許　元
岳州新設淺水小輪船頌詞
永順温泉頌
祝秋海棠文
廣篆勢銘

沅湘通藝錄卷一　經

賜進士出身五品銜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協修提督湖南學政江標編校
長沙府李肇鼎

鄭參天象王釋人事合釋

易之爲書道極廣大歷數聖人之精神其於天象無不備其於人事無不周左氏傳所記諸占以象數爲主蓋獨見太卜之遺法而聖人覺世牖民之道或因之晦焉故鄭參天象王釋人事學者每病其兩歧以愚觀之易因天象以著人事不得離而二之也按漢書儒林傳云丁寬作易說三萬言訓故舉大誼而已漢世說易最爲近古又未經秦火然自商瞿至丁寬凡六傳第曰訓故舉大誼雖未廢象數亦未嘗巧於傅會也迨京房易出而陰陽災異之說混淆於其中末流遂淪爲讖緯康成初从第五元受京氏易又从馬融受費氏易故其學出入於兩家輔嗣乘極敝之餘去穿鑿之陋習闡性理之精微非無功於聖經矣然後人斥爲排擊漢儒自標新學平情論之亦非可遽信也何者輔嗣所傳亦費氏易費氏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說上下經（見漢書儒林傳）其書雖不顯於世然學易之準的莫切於此凡據十篇以釋經者皆費氏家法也輔嗣非恪守家法者乎費氏之學非漢學乎康成易注如納甲卦氣爻辰之說人多疑之不知此皆易之外道未可廢也至十二消息卦本諸繫辭往屈來信原始要終之旨更非無據其參以天象究

未廢人事也。凡說易之通於禮者。若泰六五、帝乙歸妹注云。中春之月。嫁娶男女。歸妹上六。女承筐注云。士昏禮云、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咸亨利貞取女吉注云。三十之男下二十之女。同人六二、同人于宗注云。天子諸侯后夫人無子不出。豫象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注云。以文得之者作籥章。以武得之者作萬舞。此類不可枚舉。張惠言周易鄭氏義已詳引之。則康成之兼釋人事者也。輔嗣注易。後儒譏其高談理數。祖尚虛無。然觀其所稱述。亦非屏絕天象者。特不同於案文責卦。泥乾馬坤牛之說耳。如復彖七日來復注云。陽氣始剝盡。至來復時凡七日。臨彖至于八月有凶注云。八月陽衰而陰長。蠱彖終則有始注云。因事申令、若天之行用四時也。文言注云。易者、象也。象之所生、生于義也。有斯義、然後明之以其物。此類不可枚舉。則輔嗣之兼參天象者也。夫重卦六十有四。大象皆舉君子以申其義。聖人因象以立教。概可知矣。若專言天象而遺人事。專主人事而忘天象。是守其一偏、而昧於易道之廣大也。是故知康成之兼師京氏、而後易學之正脈明。知輔嗣之專師費氏、而後易學之要領得。知鄭王之同傳費氏、而後易學之歧趨定。然則鄭參天象。王釋人事。烏可以私意軒輊其間哉。

辰州府鄒士楨

樞機廣證

易繫辭傳。言行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鄭注、樞謂戶樞。機謂弩牙。戶樞之發。或中或否。以喻君子之言。或榮或辱。王氏經義述聞。謂其解樞字則是。解機字則非。以機與括並言、則爲弩牙。與樞並

言、則爲門楗。引各書以證。以愚觀之。鄭注未可厚非也。按劉熙釋名釋兵弩。含括之口曰機。言如機之巧也。亦言如門戶之樞機、開闔有節也。是弩牙門楗。義實相通。又鬼谷子飛箝篇。料氣勢爲之樞機、以迎之隨之。注云。機所以主弩之放發。樞所以主門之動靜。樞機並言。亦指機爲弩牙。不必如王氏所云。與樞並言、則爲門楗也。蓋二者皆爲主運動之物。故國語周語。耳目心之樞機也。韋注云。樞機、發動也。禮記大學。其機如此注。機、發動所由也。管子水地篇。其樞在水注。樞、主運動者也。機爲弩之發。樞爲門之運轉。二字之本義如此。引伸之、則凡言發動轉運。皆得曰樞機。推言之、則近要亦爲樞機。後漢書明德馬皇后紀注。所謂樞機近要之官、是也。又說文主發、謂之機。樞戶樞也。集解引荀爽注。艮爲門、故曰樞。震爲動、故曰機。翟元注。樞主開門。機主發動。鄭與諸家悉合。此皆漢以來古義。不可輕改也。

易垂衣裳書十二章通釋

衡陽王克家

易繫辭言垂衣裳。書益稷言十二章。惠定宇周易述注。已通釋之。其引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云云。凡十二章。是取象乾坤之事。易者、象也。古人之象、謂易象也。謹案易統言衣裳、而不言十二章。書則分言十二章也。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之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絺以爲繡、施之於裳也。（本書孔沖遠疏。）是易之衣裳。即書之十二章也。易云、衣裳取諸乾坤。蓋謂衣取諸乾。裳取諸坤。衣合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爲六。符乎乾之六爻。裳合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爲六。符乎坤之六爻。

合乾坤爲十二爻。是卽符乎書所言十二章之數也。且衣上裳下。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在上則爲陽。在下則爲陰。乾坤亦有上下陰陽之分。故取之。（孔沖達易疏云。衣裳辨貴賤。乾坤則上下殊體。故云取諸乾坤也。書疏云。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書首稱日月六章、而宗彝六章次之。可見衣裳取諸乾坤、有上下尊卑之別也。且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堯舜黃帝爲千古人文之始。（顧亭林日知錄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變質而之文也。自黃帝堯舜始也。故於此有通變宜民之論。）衣裳始於黃帝、而成於堯舜。（孔疏云。黃帝制其初。堯舜成其末。）法乾元坤元。不自用而用九六。故天下無爲而治。繫辭述之。以見衣裳制作之始。以見黃帝堯舜之功。書益稷、歷述帝舜之言、曰汝翼。曰汝爲。至是又曰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言汝者、羣臣爲之。見舜之無爲而治也。卽以見舜之無爲而治、因乎垂衣裳也。易統黃帝與堯言之。虞書因美舜功。故第就舜言之也。要之易也者、象也。凡事必有所取象。故五帝之書皆蒙象名。衣裳取諸乾坤。乾坤乃易卦之首。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言觀古人所制之衣裳。卽可見乾坤之象也。惠氏解易。合書言而互明之。眞通人之論也。若衣裳十二章之字義。則自來諸儒解說詳矣。茲不贅述云。

說卦爲羊鄭虞以爲女使說

長沙黃　山

易說卦、兌爲澤。節再出爲羊。案此節爲羊、洎上兌爲羊。輔嗣均無說。孔仲達於前爲羊下引王廙說云。羊者、順之畜。遂于後爲羊下、亦疏云如上釋。取其羊性順也。此與說震之後爲龍。艮之後爲狗。同一支離邏

就。未當經恉。（孔疏於前震爲龍云震動象。龍動物、故爲龍、於後爲龍則缺之、又於前艮爲狗云艮爲靜止。狗能善守禁止外人、故爲狗。於後爲狗則曰爲狗爲鼠。取其皆止人家。勢異如此。）且孔於大壯六五。既訓羊爲剛很之物矣。茲又曰羊性順。亦未免自相牴牾。攷周易玩辭十五、引說卦兌爲羊。據鄭注訓羊爲女使。此似指前爲羊也。又漢上易傳引鄭本羊作陽。彼注云、此陽讀爲養。無家女行賃炊爨。今時亦有之。賤於妾、則明指後爲羊也。夫鄭易亡失。惟從他書采掇。略具梗概。但前之爲羊。與乾爲馬等。互例成文。斷無訓爲女使之理。周易玩辭所引。仍是下文爲羊。其曰兌爲羊者。蓋蒙上兌爲澤一兌字言之。羊陽以音誼相通而轉。（釋名釋姿容。羨、羊陽也。）是轉注常例。（見顧氏音學五書。）如春秋左氏傳之夷羊五。晉語卽作夷陽午。可證。雖周易玩辭所引鄭說。與漢上易注。詳略頗殊。然無家行賃之說。正與女使二字相發明。非有異恉也。又攷陸氏釋文。載虞本、後爲羊作爲羔、集解引虞注云。三女少位賤。故爲妾。又云羔女使。皆取位賤故爲羔、舊讀以震駹爲龍、艮拘爲狗、兌羔爲羊、皆已見上。此爲再出。非孔子意也。（虞氏單指同象而言。若乾爲馬、又爲良馬老馬之類。猶非同象也。）虞氏此論。似屬精審。亦於鄭說爲合。近儒惠定宇、毛大可、張惠言、大要皆從之。惟王引之、疑羔無女使之誼。訂羔爲恙字之譌。謂養恙古通。如爾雅恙憂也之恙。亦可作養。而姚配中易說。又謂羔爲橐之叚借。據周禮秋官女子入於舂橐、及地官橐人女橐等說。以明橐與妾連文。見誼之旨。二說固各有所長。而實則均未能於經無憾。蒙謂虞氏導源於鄭。鄭本之或作羊、或作陽、要以漢上易注讀爲養者、於誼爲長。何者、羊陽均可讀爲養。

說文、養、供養也從食羊聲。敎、古文養字、亦从羊。其必從羊者。養卽羊引伸之字。羊本畜之陽者。鄭君注禮。每据羊爲火畜。（見戴記月令、及周官庖人。）惟陽氣主養。（見鄭君饗禮鄉飲酒注。）故羊引申爲養。列女傳云。臧我羊羊。有母是善。告妻善養母也。是卽羊有養誼之一證。又从羊之字。亦有養誼。如庠字、羊聲。孟子卽釋庠爲養。然則羊有陽誼。因讀爲陽。（案）古今人表之樂陽師古曰。卽樂羊。（綏民校尉碑。治歐陽尙書作歐羊尙書。）羊陽有養誼。因讀爲養。皆不難援轉注而通其讀。養字元讀上聲。廣雅釋詁云、使他。史記所載、若監門之養、若斷養卒、若爲弟子都養、各有使義。因其能供養人、而名之以養。則亦引申之誼。女子曰養。見大戴禮保傅注。言乳母也。爲妾爲養。不須改字。自與經旨無乖。彼虞本之傳爲羔。恐仍是養殺之錯簡。不必爲恙字之譌。恙迺去聲字。卽使通養。於說文止是漾瀁二誼。非斷養之養也。若姚氏之變羔爲橐。無從所昉。似尤不可能。

漢初擯孟喜改師法論

桂陽州何嶽立

漢初傳易者爲田何。再傳而得施孟梁邱三家。史謂孟喜好自稱譽。得易家候陰陽災異書。自言師田生且死時。枕喜膝獨傳書。梁邱賀以爲妄言。喜竟以好改師說。不得爲博士。竊嘗考之。卦氣之說。盛於虞氏、而源於孟喜。學者知之。本於田何、而始於孔子。學者多未能識之。繫辭曰。天地氤氳。萬物化醇。氤氳、氣也。萬物之本也。故作乾坤傳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皆言氣也。孟氏之學。其得以輕改師法譏之乎。蓋天地之道。備於陰陽消息。而卦氣以坎離震兌爲方伯、主四時。卦有六爻。分主二十四氣。

外六十卦．以大君秉政、而公辟侯大夫卿周旋用事爲次．卦主六日七分．三百六十爻．主歲之日餘五日四分日之一．其說與易緯合．李鼎祚謂餘五日四分日之一．以通閏餘、是也．而卦氣之義．卽寓於六十四卦之名．紬繹其旨．凡寒温風雨、晝夜民物、靡勿備具於其中．足與小正月令相發明．蓋卦氣以候日．序卦以貞歲．吉凶各以類應．視先後天方圓圖、名與義兩不相次．而寒與暑每難相驗者懸殊．苟非得洙泗之薪傳．其何以推闡稽覽圖而上著天時、下明人事、有如是之詳且盡哉．使梁邱賀不與爭名．得以列於學官．俾學者因名以求象．因象以察氣．則義易可大明於世．非惟人時敬授．足以上承堯典、而泯中法西法之爭．卽道之大原不昧．而萬象兼賅、可無言理言數之異．而焦氏易林、京氏飛伏、鄭氏爻辰、皆可舉而空之矣．奈何以媿者一言．見擯當時．致令至聖心傳．僅得虞氏之注說、以留一髮之延哉．然而欲求孔門之緒．必本田何．欲求田何之學．必自孟喜．彼虞翻者．固不徒爲孟氏之功臣矣．

鄭注禹貢引地理志不盡本班志說

善化皮嘉祐

梁劉昭注補續漢志序云．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唐顏師古注漢地理志云．中古以來．說地理者多矣．或解釋經典．或撰述方志．後之學者．因而祖述．然則班固所作之地理志．特地理中之一．不獨班氏稱志矣．但班志出於蘭臺爲東漢官書．民間私著之本．尚復不少．學者亦兼用之．班明云．推表山川以綴禹貢．必多合禹貢．然鄭康成注此經．每引班志．其中合者、十之八九．不盡合者、往往間見．是鄭所据之本．當卽劉昭所謂之地理．師古所謂之或釋經典．或述方志．不拘守一家說注．特未言何人所撰地理志耳．禹貢浮于

濟漯達于河注引地理志云濕水出東郡東武陽今班志東郡東武陽下云禹治漯水東北至千乘入海過郡三行千二十里而續志作東郡東武陽濕水出鄭引正與續漢志合此鄭不本班志之一證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鄭注引地理志云朱圉在漢陽南太華山在宏農華陰南今班志漢陽屬犍爲不云有朱圉山天水郡冀縣禹貢朱圉山在縣南而續志作漢陽冀有朱圉山班志華陰屬京兆尹太華山有祠豫州山而續志作宏農郡華陰故屬京兆鄭引亦與續志合此又鄭不本班志之一證也鄭所引地志與續志合之處尙不僅此姑舉以見一斑然續志作於晉康成東漢末時何由得見而屢相合者蓋鄭所據別一地理志非班志至司馬彪作續志乃據是書爲說一本當代之書一本前代之書故不謀而合漢桑欽水經亦爲釋禹貢專書宋余靖序後漢書云明帝詔伏无忌黃景作地理志且劉昭注補續漢序明言徒懷纘緝理慚鉤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地理志不一而足則說地理者皆可以志稱之此所謂舊志卽續志所据之地理志作志者或爲伏黃諸人。劉昭序云司馬續書纔爲八志律厤之篇仍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卽依董蔡所立雖不言郡國出於何人其有所据可知惜其書皆佚而猶得於鄭注禹貢所引與續志之文兩證之鄭引地理志不盡本班志亦擇取之意豈得以本之不同而疑有誤哉

夏書蠙珠許書係於玭篆說

湘陰吳宗讓

夏書、淮夷蠙珠暨魚鄭氏謂蠙珠、珠名也而說文玭篆下云、珠也又出蠙篆云夏書玭從虫賓然則蠙玭

實爲一字。故許鄭訓同。其所以作玭或作蠙者。玭爲今文、蠙爲古文也。許書以小篆列首、而次以蠙字。則爲壁中古文也。史記夏本紀索隱云。蠙一作玭。漢地理志顏注云。蠙字或作玭。大戴體保傅篇。玭珠以納其間。盧注云。玭一作蠙。此皆謂今文尚書作玭、古文尚書作蠙者。許君引宋宏說。淮水中出玭珠。玭珠、珠之有聲者。案宋宏仕於哀平間。其學不傳於世。蓋爲今文尚書者。許序所謂博采通人。其誼一也。段氏古文尚書撰異云。山海經西山經。文鰅之魚。其狀如覆銚。鳥首而翼。魚尾。音如磬石之聲。是生珠玉。郭注、鰅珠、母蚌類。而能生出之。江賦所謂文鰅磬鳴也。玭是蚌類而能鳴。故曰蚌之有聲者。蒙案段意以許注玭珠珠之有聲者七字。欲改爲玭蚌之有聲者六字。故於彼云蚌之有聲也。尚書釋文引韋昭注云。玭、蚌也。而廣韻云。蠙、珠母也。然則玭本蚌名。引申之以爲珠名耳。且山海經之鰅。雖從魚爲義。未嘗不可從玉作玭。文鰅者。蓋以其地出珠。卽以名魚。所謂玭珠暨魚。其意正相脗合。又可知凡作玭者。乃今文尚書。如是其作蠙者。則後人用古文尚書改之也。許君以蠙係玭篆下。又知蠙玭二字。其音固自相通。蠙從賓聲。在眞先部。玭從比聲。在支齊部。兩部似相懸絕。然求之古音。支齊部中字。往往與眞先相通。卽如賓古讀近貧。而詩北門終窶且貧。韻門殷艱爲眞先部中字。又韻之哉。則入支齊。此明證也。段氏謂以其諧聲爲之、爲雙聲轉語。於古音之理未能通貫。而但言雙聲、非也。觀許君敍次篆文。知爲明今古文之指。亦所以存古音。此許書之精也。

三載考績三歲大計合解

善化鄭　藻

問者曰．晉梅賾本舜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僞孔傳三年有成．故以考加九歲．則能否幽明有別，黜退其幽者．升進其明者．若然、則是三年但考其功．至九年而後黜陟．何以周官冢宰大計羣吏之治．而誅賞卽在三歲．不曰由三歲以至九年也．對曰．伏生大傳曰．三歲而小考者．正職行事也．九歲而大考者．黜無職而賞有功也．謹按伏曰三歲小考者．非但攷功．蓋於三歲之中．察其職事．卽小加黜陟．故大傳又曰三年一使三公黜陟．如伏云三歲不小加黜陟．則所謂正職行事者何屬．三年一使黜陟何謂乎．此作傳者讀大傳粗疏．誤會三歲九歲之恉．強曰三歲攷功．九歲黜陟．而不自知其說、與周官冢宰大計誅賞、卽在三歲、不合．問者曰．若三歲小加誅賞．何以後鄭此注云．大無功不徒廢．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賞之．若然、則是當誅者已誅．當賞者已賞．何以尙書三載攷績後．必繼曰三考黜陟乎．古文家黜陟句．曰．堯之於鯀，經曰九載績用弗成．可知三載小加貶損．九載乃至滅絕．此堯典文可證也．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此孟子誅賞等差可證也．然則冢宰篇末所謂三歲大計誅賞者．蓋三歲中之誅賞．如止於三歲不須三考．此處上文曰．歲終正治受會致事．而廢置者．則一歲之終．已屬誅者誅．賞者賞．何下文又云三歲大計而誅賞乎．可知三歲誅賞．冢宰僅及尙書之半．故先鄭此處注．引尙書但言三載考績．不引三考黜陟．不然．尙書此文明明聯屬．司農何以獨取三載考績乎．此又司農引證之精可證也．攷周官之灋．俱有等差次第．如八柄馭羣臣．有曰予而後置．生而後奪．貧而後廢與誅．倘誅賞止於

三歲不必三考予之已矣何必始予又置置之已矣何必既置更之以生生之已矣何必更之以奪既奪之矣何必繼之以貸繼之以貸而後曰廢曰誅可知賞予誅廢是王者馭臣之權非可以三載速也小加於三歲極致於九歲猶之予後加置生後加奪貸後加廢與誅也問者曰三載考功九歲誅賞考功卽所謂正職行事如冢宰僅及尚書之半僞孔說亦近是何嘗議若此乎曰所嘗議僞孔者非嘗其三載九載嘗其三載考功不曰黜陟必至九載而後注云黜、退陟、升也問者曰三載小加黜陟何據曰不讀董子春秋緐露考功名篇乎如非小加黜陟何以董子述黜陟之等如班氏人表之九等分別乎問者曰冢宰何以不引尚書全意獨及其半乎曰尚書與周官、同出屋壁誼理多相會通蓋元公制禮之初撮其大意垂訓將來且周官自劉歆竄亂以後率多不全加以漢法嚴治臣下或有尚書全意爲歆所刪未可知也然治經之道貴通羣經讀周官而參以尚書而三歲大計自與三考相通讀經者毋以周官三歲大計誅賞之文害尚書三載三考斯得之矣故僞孔之說不可不辨

呂刑皇帝解

善化皮嘉祐

呂刑皇帝哀矜庶僇之不辜釋文作君帝云君宜作皇字帝堯也謹案據此則古文尚書有皇帝君帝二本之不同若今文尚書則但作帝上無皇字君字趙岐注孟子、引甫刑帝清問下民而斷之曰天不能問民是今文家訓帝爲天其所據本直作帝無皇字皇帝哀矜庶僇之不辜亦當無皇字可知論衡三引蚩尤皆謂苗民卽是蚩尤則下文遏絕苗民今文家必謂天絕蚩尤此云帝哀矜庶僇之不辜今文家必謂

天哀矜庶僇之不辜矣。（說本論衡。）史記五帝本紀云。蚩尤作亂。不用帝命。黃帝禽殺蚩尤。殷本紀云。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卽帝哀矜不辜、遏絕苗民之事。史公兩稱帝。一稱黃帝。則帝乃上帝。非黃帝甚明。鄭康成以上皇帝爲顓頊。下皇帝爲堯。魏志鍾繇傳引此經云。此言堯嘗除蚩尤有苗之刑。先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鍾在鄭後。卽本鄭義。墨子尚賢篇云。先王之書呂刑道之曰。皇帝清問下民。墨子引呂刑不作甫刑。與古文合。其所引有皇字。亦古文也。蓋今文無皇字。其說以帝爲天。古文有皇字。其說不以皇帝爲天。鄭君用古文說。與王仲任趙臺卿不同。攷君爲皇帝。古無是稱。三皇五帝亦但稱皇稱帝。而不聞稱皇帝。蔡邕獨斷曰。秦自以德兼三皇。功包五帝。故並以爲稱。據此、則皇帝之稱始於秦。史記始皇本紀。王曰。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是秦以前無皇帝之稱號。後世習於秦。故皆尊君爲皇帝。御覽引漢官儀曰。帝者德象天地。言其能行天下。號曰皇帝。此漢制非古義。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聖王生則稱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湯以神農爲赤帝。推庖羲爲九皇。文王以軒轅爲黃帝。推神農爲九皇。是古時皇與帝有別。未嘗兼皇與帝爲名。不得以秦漢之制解周書。此經之帝。當屬天說。不屬君說。論語堯曰篇。敢昭告于皇皇上帝。魯頌皇皇后帝。皆稱天。以帝稱天。碻有明證。天可稱上。亦可稱上帝。卽可以單稱帝。古書文法不能一例。稱謂不能一律。論衡變動篇。引甫刑庶僇旁告無辜于上。上作天帝。是天亦可以稱爲天帝。與上帝同之明證也。鄭注諸

經。稱帝者皆訓天。此獨訓君。又於上下文之上帝與二皇帝。或訓天。或訓顓頊、或訓堯。屢易其詞。說之不塙可知。鄭君釋經。多引漢制。此用古文說解皇帝爲君。亦狃於漢制而不覺其誤耳。僞孔於二皇帝專指堯說。又沿鄭說而稍變之。皆不如今文義之塙。孫星衍今古文注疏。乃以鄭爲今文。趙爲今文異說失之。

書尚書大傳後

桂陽州何嶽立

尚書大傳四十一篇。漢書藝文志鄭康成序。謂出自伏生。康成詮次爲八十三篇。傳至宋世。已無完本。迨明遂亡。近世仁和孫晴川、德州盧雅雨、曲阜孔叢伯、皆有編輯。而謬誤雜出。東越陳壽祺復訂正之。遂盛行於世。今讀其書。其言巡狩、朝覲、郊尸、廟祭、族燕、門塾、學校、養老、擇射、貢士、考績、郊遂、采地、房堂、路寢之制。及后夫人入御、太子迎問、諸侯之法、三正之統、五服之色、七始之素、八伯之歌、詳矣。伏生生當秦世。得親見詩書古文。先代舊典。淵源所漸。必自聖門。奧旨微辭。皆七十子所口授。非勝所能自爲。猶之公穀代相傳述。後乃著之竹帛。以防訛亂耳。其時尚書經文。既已授之鼂錯。立於學官。而此傳孤行。僅出於齊魯諸儒張生歐陽所私授。然漢代說經。莫不奉爲家法。康成至親爲注釋。專門之業。比於劭公之公羊。杜預之左氏矣。蓋唐虞三代、禮樂政刑、制度典章、皆在此書。而詮釋精確。又出孔門遺傳。宜與尚書並峙。乃書闕有間。而片詞遺文。僅見於他書所引。良可慨已。伏生說經之書。莫要於此。後儒不察。乃謂其或說尚書。或不說尚書。與易乾鑿度。春秋繁露。皆於經義在離合之間。其亦未之深思矣。

素衣朱繡魯詩繡字作綃以爲綺屬試申其義

湘潭胡元倓

鄭君注禮在箋詩前故往往禮注與詩箋異義由其注禮時習三家箋詩宗毛也至其箋詩用三家以改毛則實毛傳不如三家所謂如有不同即下己意況詩箋與禮注悉皆符合則其說萬無可易者矣詩唐風揚之水素衣朱襮傳云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箋繡讀爲綃綃黼丹朱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按此毛傳用禮記證詩鄭君注禮時既用魯詩以訂禮記箋詩時復用魯詩以改毛傳也儀禮士昏禮姆纚笄宵衣在其右注讀如詩素衣朱綃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是鄭君據魯詩定繡黼之繡爲綃又據以定宵衣之宵爲綃可見魯詩之訓誠確詁也近儒不從鄭君各立異說鄭注不明而魯詩之義益晦胡墨莊毛詩後箋謂繡既爲刺繡自不妨與黼連文不必破繡爲綃不知鄭破繡爲綃以繡黼文義未明曰綃黼則人知綃爲領之質黼爲領所刺之文綃爲綺屬固人人所知也今又混繡黼而同之既違鄭注而經旨反昧矣陳碩甫毛詩傳疏謂鄭箋改朱繡爲朱綃從魯詩也併改禮記繡黼爲綃黼文義有不可通不知毛以禮記證詩正以詩禮之義相同也鄭據魯詩以改毛何不可據魯詩以訂禮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義何不可通傳疏申毛亦用魯說而反謂鄭君不可通不亦誣乎直斥鄭注而經旨愈昧矣陳樸園三家詩遺說放李薌池詩經異文釋謂魯詩作綃齊詩作宵不知魯詩作綃士昏禮注固已明稱魯詩特牲饋食禮之作宵自是涉經文宵衣之宵而誤以郊特牲士昏禮二注比而觀之其誤自見據誤字以爲鄭用齊詩烏可哉若果齊詩作宵則鄭當如士昏禮注引魯詩之例明引齊詩今不引齊詩而字作宵必誤字無疑矣強分鄭注而經益昧矣故必祛近儒之妄而後鄭注之義乃可明鄭注既明而魯詩之

義愈不可易矣。至綃爲綺屬。尋繹傳注。亦得四證。郊特牲注。綃、繒名也。說文。綺、文繒也。綃爲綺屬。此其明徵。證一。玉藻云。元綃衣以襲之。鄭注。綃、綺屬。卽用魯詩說以釋禮也。證二。孔沖遠毛詩正義云。綃是繒綺別名。卽用許鄭之義以釋綃也。證三。大平御覽八百八十六引劉芳毛詩義疏云。綃綺亦以綃爲綺屬也。證四。自漢迄唐。諸說經者。皆謂綃爲綺屬。魯詩之義。歷證之而愈明。班孟堅謂魯最近之。誠確論也。又何疑于鄭君之以魯易毛耶。

孔子刪詩坿魯頌商頌於周頌後釋誼　衡山王在湘

頌也者、所以美其成功而致太平也。孔子刪詩序頌。於周後次魯。於魯後次商者。卽春秋新魯故宋之意也。自世以頌當屬於天子。於是疑魯不能作頌。並不得坿周頌之後。不知豳詩七月一篇而兼風雅頌之三體。是知風雅頌誼各有宜。初非謂風屬諸侯。而雅頌則獨歸之天子。且二南與王爲天子之詩。何以列之十五國風之中。賓筵與抑爲諸侯之詩。何以又列之二雅之內。此以見風雅頌之不必拘一律也。按魯頌駉序云。僖公能遵伯禽之法。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譜云。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審如此說。則魯素有天子之禮樂。茲之作頌者。亦臣子鋪張揚厲之體應爾。不過假王命以爲榮耳。然則魯頌之說既尤矣。商爲神明之胄。又何以不次周之後。而必次魯之後也。曰商之子孫。別封爲宋。宋在商爲天子。在周仍爲諸侯。其爵命與魯相等。周之宗盟。異姓爲後、魯同姓宜在前。宋異姓宜在後。孔子序詩。乃斟酌於周

制而編定之也。他日作春秋。以新魯故宋爲誼。其權輿於刪詩之日乎。

岳州府李定勳

申毛傳熠燿誼

詩東山、熠燿宵行。毛傳、熠燿、燐也。燐、螢火也。案燐爲螢火。古籍無徵。說文。粦。鬼火也。兵死及牛馬之血爲粦。淮南氾論云。燐死人之血也。論衡論死云。精在地暴露、百日則爲燐。並與說文誼同。然則毛傳螢火。當本作熒。不作螢也。段懋堂云。熒火、謂鬼火熒熒然者也。淺人誤以釋蟲之螢火。卽炤當之。又改其字从虫。其誤蓋始於陳思王也。（見）段氏所訂毛詩故訓傳、及說文解字注、粦下。阮文達校勘記。卽用其說。案段氏所云。足據以正孔疏之譌。而申毛傳之誼。疏以毛燐爲螢火之說爲非。而不知螢乃熒之誤字。謬援思王之論。轉謂韓詩章句、鬼火爲熒。非是。不知韓毛古誼並同。薛君章句亦無異解。足證傳云熠燿爲燐。卽指鬼火。非螢火也。熠燿專言光盛之貌。燐火閃暘。故毛誼云然。下文倉庚于飛。熠燿其羽。蓋以燐火之鮮明。比倉庚之羽。若謂爲螢。尙可通乎。釋文謂燐又作燐。必他本誤以燐爲螢火而竝會之。因幷改燐爲蟒也。段氏之說。誠有功於西漢經師遺文。毛誼旣得。則正義之誤。不辨而自明矣。

長沙黃　山

申先鄭贊牛耳誼

周禮夏官戎右。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荄。鄭司農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疏釋之云。引春秋者。按哀十七年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季羔曰。鄫衍之役。吳

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衞石魋武伯曰然則堯也以其魯於齊爲小國故也謹按周禮之盟逅天子合諸侯而盟天官玉府所謂掌王之金玉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者是非諸侯相會而盟可比諸侯相盟主盟者無常天子盟諸侯則必天子主盟烏有他國執牛耳之理先鄭所引春秋傳執牛耳當指定八年左氏傳所載衞人請執牛耳也彼文杜注云盟禮尊者涖牛耳適與天子之尊讌合賈氏說周禮不前引定公之傳轉後據哀公之文其意不專王釋先鄭正欲發明後鄭耳蓋康成以贊牛耳爲卽尸盟者而曰割牛耳取血助爲之但尸盟謂供具牲槃以待命春秋霸主以役徵弱叔向所謂諸侯相盟小國必有尸盟者也贊牛耳爲卽執牛耳者天子至尊諸侯不敢當歃故天子雖涖其禮而牛耳則惟戎右代執之康成泥執牛耳爲天子疑贊無執誼故變爲尸盟之說顯與先鄭說異賈疏不察迺欲強合爲一既據魯於齊爲小國因謂尸盟卽是小國釋康成之說反倍其旨僞亦甚矣且攷左氏哀十七年傳然則堯也一節杜注明云鄒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是左氏所載亦未嘗以執牛耳專屬諸小國賈疏引說殊失精審然則如康成之說戎右不當任小國之供如賈公彥之說天子尤不當在小國之列必推先鄭爲允已

申先鄭贊牛耳誼　湘潭郭　彬

夏官戎右云盟則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荒先鄭云贊牛耳春秋傳所謂執牛耳者後鄭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及血在敦中以桃荒沸之又助之也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案先鄭後鄭二說互相發明先鄭注簡故但以贊牛耳爲執牛耳後鄭則讀贊爲贊助之贊所不同者以上文玉敦辟盟先

鄭訓辟爲法。後鄭則訓辟爲開辟之辟。言開辟盟者之心。此二說異義。至於以贊訓助。亦猶以贊訓執。言執則訓助、訓佐、皆在其中。言助則執義不顯。故後鄭又言耳者盛以珠盤。尸盟者執之。所以發明先鄭義也。竊案諸侯交盟。依禮小國執牛耳。然鄫衍則大國執。發陽則小國執。執者無常。以示所主。豈有煌煌國君。不待贊者助者進之。而遽以執牛耳乎。先鄭以贊訓執。從其主盟者言之。其實贊當訓爲贊進之贊。蓋就其贊進者言之。故曰贊牛耳。就其所執而言。故曰執牛耳。春秋曰執。周禮曰贊。微有分別、而亦互相通。故先鄭卽引春秋以釋周禮。明其小有出入、而實一也。後鄭謂尸盟者、割牛耳取血助爲之。如史記孟嘗君傳。記毛遂捧珠盤執牛耳。可見兩君交盟。必有贊者進牛耳。誠如後鄭之所云也。後鄭以贊訓助。非獨能申先鄭之說。而於周禮曰贊、春秋曰執之義。亦相貫通。今故申後鄭之說。以補先鄭之義。卽所以申先鄭也。

儀禮十七篇不詳述革車介胄儀度說

清泉廖季文

儀禮一書。言朝聘燕饗事纂詳。而革車介胄儀度不詳述者。以兵器非常。不主朝祀。故略之也。謹案周禮巾車五路。一曰玉路。錫樊纓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斿以祀。金路鉤樊纓九就。建大旂以賓。象路朱樊纓七就。建大赤以朝。革路龍勒條纓五就。建大白以卽戎。木路前樊鵠纓。建大麾以田。周官爲攷制之書。革路卽戎。則革車卽戎車也。詩采芑言方叔之車。鉤膺鞗革。夫方叔在征而言鞗革。則出征乘革路。非禮經燕射覲聘所用也。尚書顧命傳。大路玉。贅路金。先路象。次路革木。鄭以贅路次路同爲貳車。贅爲玉路

貳。次爲先路貳。先路卽象路也。竊謂顧命之儀與禮經合。贊讀爲綴。赤色象路也。象路朱建大赤以朝。故在阼階西。玉路以祀。嗣位傳重。故與册命同在西階。禮器次路繁纓七就。郊特牲先路三就。次路五就。巾車云。象路七就。則先路非象路之名。蓋先路、贊路之貳。次路、大路之貳。象路以朝。則貳車在前。故曰先。玉路以祀。則貳車在後。故曰次也。不陳金革木路者。金路三公之車。天子禮賓始乘焉。革木主於戎田。皆非天子廟中之事。顧命言朝祀。故不及金革木。儀禮亦言朝廟事。故不及兵車也。記曰。介者不拜。爲其拜而褻拜。褻當爲剟、折傷也。古者介胄有不可犯之色。不拜者。蓋介者所以服人。拜者所以服於人。服人者無所服於人。故不拜焉。不拜而周禮謂之肅拜。是亦不拜之拜也。兵法曰。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入軍則民德弱。兵車不式。危事不齒。介者不拜。不以國入軍也。儀禮詳拜跪之節。國容也。而介胄則爲軍容。故不必詳述也。鄢陵之戰。郤至不拜楚使。晉之役。蹇叔之子不拜其父。殆猶知禮經遺意與。

鄭注禮記在注周官後攷　　沅州府楊　澧

謹案漢書藝文志。傳周官經六篇。王莽時。劉歆置博士。下復有周官傳四篇云云。又河間獻王傳。傳所得書皆古先秦舊書。周官尚書之屬云云。隋書經籍志。傳禮記古經。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云云。又傳時亦無傳之者云云。是漢時禮記之立學官。自當在周官後。又案後漢書儒林董鈞傳。傳鄭興鄭衆傳周官經。後馬融作周官傳授鄭康成。康成作周官注。而鄭康成傳。傳康成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云云。且各傳多言

周官而罕言禮記。則漢儒之發明禮學。又當以周官爲先。康成當代大儒。自必卽已行世者特爲著述。又康成周官禮記。後雖皆受學於馬融。而康成實因盧植事馬融。以禮記傳爾卽融植所考訂者爲之注云云。係指注禮記言。而植傳又稱靈帝時。請立毛詩左氏周禮各博士云云。不及禮記。必其時禮記注尙未成。故不得上不然。當時之禮本屬絕學。周官之有傳注者。率亟亟立之。而禮記乃康成從古經精校。且益以數人之考訂者。顧不急與之竝上耶。然則鄭注禮記。在注周官後。無疑矣。

周公攝政之事廣證　城步王天保

書洛誥。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先儒以爲記攝政事。宋儒非之。且併周公踐阼、見於禮記者。舉斥爲不是。此第知踐阼朝諸侯、足以証周公。而不知當應攝之時。踐阼而不畏嫌。以恩勤孺子。還政則北面就臣位。以定成王。正周公所以爲聖。而非後世跋扈之臣。所能藉爲口實也。請乃廣厥誼焉。逸周書明堂篇。周公攝政。君天下弭亂。六年而天下大治。乃會萬國諸侯於宗周。近人謂禮記明堂位所言。實本於此。固不獨古文逸書。有叚王蒞阼、勤和天下之文。見於莽歆所引也。史記周本紀。攝行政當國。管叔羣弟疑之。尙書大傳。管蔡流言。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成王幼。周公見疑矣。與詩序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之說合。詩鴟鴞東山諸詩。皆周公攝政時作。詩之鬻子。卽書之孺子。故鄭志答張逸問邠風云。周公專爲一國主。冠先公之業。所以在風下。次於雅前。與傳所言周公何以不之魯、欲一天下乎周也之說合。竹書紀年。成王八年甲辰春正月。王初涖阼親政。與洛誥朕復子明辟之言相表裏。且計其壽年歲。又與

明堂位七年致政之數亦相符。凡此諸書。皆足爲周公攝政之證。使謂無攝政之事。則管蔡不利孺子之言。不足以危周公而疑成王。且不足云專爲一國主。而成王不必八年始親政。此知攝政之說。非漢儒意造也。況召誥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指諸侯納幣于王言。史乃曰太保以庶邦冢君。出取幣入錫周公。其辭至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旅陳于王之前。而必兼周公言之。當時之事周公者如此。攝政之說。尚何疑乎。宋儒徒見新莽之禍。妄滋異說。反謂古人讀書無識。抑亦誣矣。

儀禮鄭注並存古文今文爲後來校書之法證

武岡李鍾奇

鄭君注周禮。有讀如之法以擬其音。有讀爲之法以易其字。有當爲之法以定其誤。此後人音讀之法所由出也。其注儀禮。則又爲後來校書之法所自起。如云古文某作某。今文某作某。此皆取高堂生所傳之今文、與魯恭王所得之古本。而參校之。其從今文而不從古文者。則今文大書。古文坿注。其從古文而不從今文者。則古文大書。今文坿注。如士冠禮闑西閾外注。古文闑爲槷。醴辭孝友時格注。今文格爲嘏。士昏禮皆有枕北止注。古文止作趾。媵侍於戶外注。今文侍作待。此兩本異同之證。而皆逐義之長者從之。若二字俱合義者。則互挽見之。如士冠禮壹揖壹讓升注。古文壹皆作一。公食大夫禮。三牲之脯不離贊者辯取之。一以授賓注。古文一爲壹。此大小注皆疊今古文二者俱合義。故兩從之也。又有爲今文所無而爲古文所有者。士相見禮。某將走見注。今文無走。凡執幣者不趨容注。今文無容。鄭不用今而用古者。以其足於文義也。又有今古並存而復及他說者。士冠禮章甫殷道也注。甫或爲父。今文爲斧。鄉飲酒禮

遵者降席注。今文遵爲僎、或爲全、是也。又有存古今文而卽指其意之所在者。士相見禮。某不敢爲儀固請注。今文不爲非。古文固以請也。聘禮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注。古文重入是也。如此之類。皆後人校書之通例。法始於鄭而實始於許。說文繫讀若畫、或讀若維。我身自謂也。或謂俄傾也。是又導鄭君注禮之先路也。逮陸元朗作釋文。而校勘之學遂盛。博采衆家。兼收並蓄。近阮芸臺撰十三經校勘記。于經文沿革異同之故。犁然大備。俗儒或以校勘之學爲晚近之支節。而不知南閣北海之時。已顯爲後人開其例矣。是在好學者深思而得其意耳。

公羊傳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說

耒陽謝鴻儒

哀三年春。齊國夏、衞石曼姑帥師圍戚。傳曰。伯討也。又申之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時紛然以拒父爲輒罪。世之論者。援論語不爲衞君之語。而公羊不可通矣。不知夫子冉有之論。自其入戚後言也。蒯聵既入戚。爲輒者釋位去之。不問其爲王父所立。斯乃無怨矣。蒯聵之未入戚也。輒之立、靈公立之。輒辭靈公。是蒯聵不子。輒尤不子也。蒯聵爲無道。靈公逐之而立輒。以爲輒爲有道也。假如輒以父命辭王父命。則必從父命從父奔。是相率判君父也。故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若曰代父事王父命。若命輒奔。則必以爲不可事王父也。王父竟無子。吾父竟卒。不能爲子而子心傷。是父不能行乎子也。所謂是父不能行乎子者。不獨靈公逐子。輒能代父事王父。是蒯聵亦因而有子。故不從父奔而父子義行也。且春秋之例。國君一體。以父視子則父重。以父視國則國重也。故經於子弒父。則以弒其君

文之而於父殺子則書某侯殺其世子文之蓋以言其君體乎國也衞之國靈公之國也國不可一日無君也蒯聵無道不可以君者也靈公命輒君先在靈公君繼在輒也輒既君輒卽體國國命重於父命故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也夫嚴社脅矣靈非不敬也天王出矣上非不尊也母屬絕矣子非不孝也緩追逸賊專制進退臣非不忠也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以王父命辭父命安在其不若是也事於春秋至變理於春秋至微必據論語之說爲公羊訾之公羊不任咎也

春秋黃池之會發微　耒陽謝鴻儒

春秋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傳聞世治內聞世治諸夏見世治夷狄所謂治者非眞攬柄持權斷爛朝報之謂也聖人不虛生必有著作以顯天心於是假魯史以明王道而以春秋當新王定制立法目注神遊舉其何以撥亂何以昇平何以泰平者旁魄而彌綸之若曰設我處聞之世將若何諸夏在所後內其國可也進而處所聞之世將若何夷狄所後內諸夏可也進而處所見之世則諸夏已進於泰平夷狄可通於諸夏矣故曰世愈亂而文愈治也黃池之會所以治吳也吳爲無道以夷狄而伐中國敗齊臨菑哀十一年經書齊國書帥師及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是也以七等進退例例之吳當出國文從狄例而經稱吳子者蓋春秋以王法治天下王法立二伯封傳所謂自陝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陝而西者召公主之也二伯之設傳聞世之初見法於魯鄭（經書未命大夫是也）鄭魯之懿親也春秋託鄭爲二伯親親

之誼行焉。魯於傳聞初未純王。因先張以二伯之例。以明其漸也。亦內其國之義也。繼而受之齊晉焉。則內諸夏之義也。然無以極泰平之宏軌也。所謂泰平之宏軌者。王者大一統。無隔異夷狄之見也。哀爲泰平之世。於例當著。於法當顯。著其例而後其旨宏。顯其法而後其經富。聖人心焉。假吳與晉以治之。諸夏一伯。夷狄一伯。擴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誼。不以夷視夷。而以華視夷。如是而太平見矣。難者曰。吳既以兩伯文張之。卽當順兩伯文而主之。乃經先言晉侯。何也。曰。吳之伯無功。非齊桓晉文比也。但不以伯文假之。無以見法。故經書及吳子。傳曰會兩伯之辭。明其非實伯也。假之伯而正其文以主之。與無功又嫌春秋。必不嫌而後同辭。故經主晉不主吳。又卽董子所謂春秋無達例也。習讀而問傳。比事而屬辭。然則春秋一治夷之大凡也。傳聞初於邾婁而進之。見世於吳而伯之。一始一終。互勘見義。

胡母生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廣證　湘陰彭兆蓀

何邵公公羊經傳解詁序。往者略依胡母生條例。疏云。胡母生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謹按漢書儒林傳。胡母生字子都。齊人。治公羊春秋。爲景帝博士。與董仲舒同業。仲舒著書稱其德。或以與仲舒同業一語。疑胡董爲同門友。不思下文卽言仲舒著書稱其德。是在仲舒時。胡母生已爲德邵年高。（胡母生爲博士最帝朝。董生武帝朝）爲博士。（按公孫宏、齊人。公孫宏年與仲舒上下。）此可證。何以不得爲師。史記胡母生爲博士。以老歸教授。公孫宏亦頗受焉。而受經胡母生。則仲舒與爲同門友無疑。第據史漢所紀。胡母生之以公羊經傳傳授董氏。亦已明矣。而

所著之書。尤可互證。攷王伯厚所見公羊治獄三事。據太平御覽載二事。其一引春秋許止進藥。其一引夫人歸于齊。據通典載一事。引春秋之義父爲子隱。推此三義。皆原本公羊。著公羊於竹帛者。胡母子都及其師公羊壽也。仲舒義相與合。非胡母生傳授而何。此一證也。攷繁露楚莊王篇特明公羊大指曰。春秋分三世以爲三等。有見有聞有傳聞。有見三世。有聞四世。有傳聞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見也。襄、成、文、宣、君子之所聞也。僖、閔、莊、桓、隱、君子之所傳聞也。又曰。於所見微其辭。於所聞痛其禍。於所傳聞殺其恩。闡明張三世之義。稱此以求舉凡新周故宋王魯。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譏貶絕諸條。時月日諸例。一王之大法所存。無不豁然理解。而要與胡母生所著竹帛者吻合。且與何邵公注吻合。蓋邵公與董氏。固一脈相傳。而多取仲舒說以注公羊。非以其得胡母生眞師承耶。此又一證也。攷三策引春秋以論天人。以求王道。以正本始。以警利害。以懲怪異。以定制度。而正誼明道數語。直接王心。與竹帛所著公羊春秋。略無牴牾。此董胡受授之又一證也。而今本何注公羊經傳。繫閔于莊。共十一卷。此蓋龍門所據。以爲十二諸侯年表。而卽西漢胡母生顏安樂以來相傳舊本。雖劉歆欲推尊左氏。小變其篇次爲十二篇。要不足亂古經之眞。此尤經傳傳授之確然可證。而董胡師法信一家矣。

春秋爲尊者諱爲親者諱爲賢者諱說

嘉禾雷　森

春秋有使若義或屈於尊親。或功足以掩其罪。或賢者與人同過。不爲尊者諱。則將使天下不知有天子

矣。不爲親者諱。則將使天下不知有中國父子君臣矣。不爲賢者諱。則將使天下不知有褒善貶惡之經矣。故明斥之而義未絕、恩未斷、情未當者。春秋有諱辭諱親諱賢之例。託不言言之。是故隱公元年、冬十有二月、祭伯來。祭伯奔也。不言奔。王者無外之辭也。凡伯、天子之大夫也。戎執之。七年經曰。戎伐凡伯。以夷狄執天子之大夫。中國之恥也。諱之曰伐。大中國之不與夷狄也。春秋常事不書。而僖公二十八年經書天王狩于河陽。狩常事。不與再致天子。夏五月公朝于王所。不言公于京師。不與致天子也。一失禮再失禮。故深正其義。使若天子自狩矣。此諱尊者之例。所謂義未絕者。大天子卽以大中國。大諸夏卽以小夷狄也。春秋錄內而略外。于外大惡書。小惡不書。于內小惡書。大惡不書。非不書也。不著其罪。使若無此事。託微詞以見例。內諱外不諱。內魯外諸侯。內諸侯外夷狄。親親之誼也。是故隱公八年我入邾。入、難之也。魯受邾與鄭同罪。當誅。故爲魯見重難辭且言入。卽以見春秋內魯而外諸夏也。（據春秋例內地稱入外地稱出。）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甚魯也。甚魯卽以見內小惡不諱也。莊公十年。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不言獲。爲中國諱也。不與夷狄之獲中國也。此諱親者之例。所謂恩未斷者。魯、父母之邦。諸夏、兄弟之國也。春秋以亂臣誅賊子。正名分張治法。而文不誅者。必其功足以掩者也。是故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督不氏、使若國人弒之者然。起馮當國、繆公廢子而反國得正。故爲諱之也。莊公三十有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緣季子之心而爲之諱。誅不得

辟兄。君臣之義也。隱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又公子慶父如齊、奔也。不言奔而言如。不探其情。不暴其罪。此諱賢者之例。所謂情未當者。君子賢其賢。非謂惡可諱。必其功足以掩如督。情未實如慶父者也。故公羊傳或以使託若見義。無使託者諱淺。有使若託若，則諱深矣。諱賢所以勸善也。諱尊諱親所以重義隆恩。避害容身也。春秋其旨數萬。文成數千。謹將諱例綱舉之如此。

荀卿毛公兼傳穀梁春秋證　　祁陽許丙炎

穀梁春秋之傳。獨范甯有集解。而世遂不知荀卿毛公之兼傳及之者也。按荀卿卽孫卿。楊疏曰。穀梁爲經作傳。傳孫卿。孫卿傳魯人申公。申公傳博士江翁。今其學雖不傳。而以荀卿所箸之書。細思而尋繹之。其本穀梁之說者不少。第卽其言而證之。荀子議兵篇云。師不越時。與穀梁隱五年傳伐不踰時同。則議兵本穀梁之說也。荀子禮論。言天子以下之廟數。與穀梁僖十五年傳天子七廟云云同。則禮論又穀梁之遺也。至縛賄遂含之義。穀梁隱元年傳文。而荀子大略篇詳之。誥誓盟詛交質之文。穀梁隱八年傳文。而荀子大略篇取之。諸侯相見。使仁居守。穀梁隱二年傳文。而荀子大略篇有仁者之言。以大上爲天子。穀梁隱三年傳。而荀子君子篇有大上故不名之句。則荀卿兼傳穀梁之說。其信然矣。若毛公之學。出於荀卿而傳於子夏。益知穀梁子之果爲荀卿師而源出子夏也。困學紀聞云。穀梁言大侵之禮。與毛詩雲漢傳略同。言蒐狩之禮。與毛詩車攻傳相合。此古禮也。則知毛公之兼傳穀梁春秋。又其明證也。要之古人所學。不專一經。而其所傳者。則其最箸者也。

爾雅冬爲上天廣證

常德府易順豫

爾雅釋天。冬爲上天。釋名謂氣上騰與地絕。與月令孟冬、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天地不通、閉塞而成冬、義合。案此爲漢以前天學不絕之一綫。不僅就氣而言。所謂上指日輪天也。書洪範、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易大傳、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蓋日右旋。繞地一周而成一歲。易卦離爲日、大有、離在乾上。上九曰自天右之。言日自天右旋。冬夏之分。在日輪不在宗動。以是知月及五星。必皆以日躔爲主。言天亦必以日爲主也。舊嘗主西人地球繞日一周自成一歲之說。又據易大傳坤靜翕動闢之文。悟翕闢之義。卽捭闔闢捭爲疊韻字。疑地之冬夏由南北極之捭。地之在天心。如今火輪舟及時辰表內之捭然。（捭俗作擺。）南極捭而前。則北極捭而後。中國居赤道北。距日遠。故爲冬。北極捭而前。則南極捭而後。中國居赤道北。距日近。故爲夏。然皆舍日而言地。於冬爲上天之義不可通。攷說文、上、高也。西法日有高卑加減。宣城梅氏謂卽古法之盈縮。盈縮之法。自北齊張子信積候合蝕加時。始覺日行有入氣之差。而立爲損益之率。又有趙道嚴者。復準晷景長短。定日行進退。更造盈縮以求虧食。至隋劉焯立躔度與四序升降爲法加詳。厥後皆相祖述。以爲步日躔之準。始知太陽行天三百六十五日一周。惟春分前三日之一日。秋分後三日之一日。能合平行。此外日行皆有盈縮。而夏至縮之極。每日不及平行二十分之一。冬至盈之極。又過於平行二十分之一。盈縮起算之端。謂之最高行。又謂之最高衝。或省曰高衝。蓋積數千年之實測。合五大洲之噣

人。其法始益密。不知極縮處卽爲最高。高卽上之正詁。極縮處卽縮限之起。盈限之起爲冬至。冬爲上天之義。實早見及之也。顧說者謂地勢北高南下。天圓北極爲上。冬至日南至當爲下。不得反云上。案爾雅一書。多言殷制。殷時冬至日猶在虛。虛北方宿。是日雖南至。而所躔實在北。亦可爲上矣。故春爲蒼天。以春分交辰值房。房、東方蒼龍宿也。上之引申義。又爲自下而上之上。周髀算經。凡爲日月運行之圓周七衡周而六。間以當六月。節六月爲百八十二日八分日之五。故日夏至在東井極內衡。日冬至在牽牛極外衡也。衡復更終冬至。故日一歲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一歲一內極一外極。漢趙君卿七衡圖注第一夏至日道也。出弟四春分日道也。外弟七冬至日道也。皆隨黃道。冬至從南而北。夏至從北而南。案從北而南爲降。於十二宮爲自午而未而申酉戌亥。於卦氣爲坤六爻。陰主退。所謂陰時六也。從南而北爲升。於十二宮爲自子而丑而寅卯辰巳。於卦氣爲乾六爻。陽主進。所謂陽時六也。圓圖之自左而右。卽六爻自下而上之象。尤可爲冬爲上天之確證云。然必舍日以言天。及以日爲不動之物。是失古聖人已知有日輪天之一義矣。

爾雅兔子嫵說文釋文作婉說

湘陰吳宗讓

爾雅兔子嫵、嫵、俗字也。說文兔部婉、兔子也。義本雅訓。然女部又收嫵字。云生子齊均也。此篆必後人據爾雅誤本羼入。嫵上篆爲嫋。下篆爲嬰。皆訓婦人孕育之事。忽以從女兔生之嫵字廁其中。且訓生子齊均。亦殊不類。卽以嫵篆言之。大徐本作從女從生兔聲。小徐本作從女魸聲。二徐本固多不合。然未有如

是之舛誤者．則爲後人所增入．斷可知也．然推其致誤之由．蓋自唐初已然．釋文云．娩本或作嬔．是陸氏時所見爾雅本．已有作嬔之俗字矣．唐石經亦同．爾雅既有此誤字．後又承誤以增嬔篆．展轉沿譌．不可究詰．故娩之音讀．或以爲芳萬切．以爲匹萬切．皆惑於嬔字．遂有此臆說也．今欲釐正其指．仍當於郭注求之．郭云俗呼曰鼯．廣雅、鼯、兔子也．釋文引字林同．是郭之所本．而郭知郭本固作娩．必不作嬔知者．郭云俗呼曰鼯．卽鼯之古音求之．自與娩音近．必非謂俗體之嬔也．鼯從需聲．易需卦作濡卦．康成易注直讀需爲秀．則與兔音自近．而兔部之娩．許不言聲．然從女兔之下．當補兔亦聲三字．以合許例．江愼修深通鄭讀．乃以需字入韻書尤侯部中．最爲精塙．卽此可以通爾雅說文矣．爾雅之嬔．當改作娩無疑．而說文女部之嬔．卽當刪去．以此証郭者．亦從可釋然矣．

釋鯊鈔

湘潭胡元倓

詩魚麗鱨鯊．毛傳、鯊、鮀也．此用爾雅釋魚文也．釋文引舍人注曰．鯊、石鮀也．正義引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是此魚之命名．因吹沙而得．故其字魚旁著沙．今本說文．乃有鈔無鯊．解云魚名、出樂浪潘國．从魚沙省聲．遺其本稱．載其別號．決非原書之舊可知．詩雅明有其文．許書不應遺之也．竊謂鈔蓋鯊之或體．許君原書當作鯊鮀也．从魚沙聲．一曰魚名出樂浪潘國．鈔或从沙省．許書多載一曰之義．皆當時名稱所以曉俗．後人習於時名．漸忘古義．傳寫訛脫．校者或非通人．遂至刊落正文．僅存或體矣．非賴詩雅猶存古義．曷由知鯊卽鈔之正體哉．謹以管窺．訂正文義．治許書者．或不斥爲妄乎．

釋訟

邵陽姚聯奎

易雜卦訟不親也。序卦飲食必有訟。二者皆原訟之所由起。蓋訟多生於細故。詩所謂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是也。按說文訟、爭也。从言公聲。說文爲詁字之書。宋達六書之恉。段懋堂說文解字注于訟下云。此形聲包會意字。其說甚是。从言从公形聲也。唐韻集韻訟並似用切、音頌。訟必言於公廷。則包會意矣。易訟釋文訟、爭也。言之于公也。又六書故訟、爭曲直于官有司也。引申之。凡不穌而相爭辟曰訟。不睦而相爭論亦曰訟。故易天與水違行爲訟。孔疏云。凡訟者、物之不穌、情相乖爭。此凡不穌而相爭辟爲訟者、是也。後漢曹褒傳。會禮之家。名爲聚訟、注、相爭不定也。又上書爲人雪冤曰訟。前漢王莽傳。吏民上書冤訟莽者以百數。此則皆因不睦而相爭論曰訟者。俱訟引申之義也。訟與獄渾言之則一。析言之則異。周禮大司徒。有獄訟者聽而斷之。注、爭罪曰獄。爭財曰訟。疏云。對文例也。若獄訟不相對。則爭財亦爲獄。易訟卦鄭注云、辯財曰訟。周禮大司徒。以兩造禁民訟。注云、謂以財貨相告者。此鄭主分言。實亦該爭罪言之。爭財亦爲獄。則爭罪竝可爲訟矣。淮南兵略篇。天下訟見之。注、訓訟爲公。此則取聲近相假之義。論語、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注、包曰訟猶責也。此亦取引申義。而朱豐芑說文通訓定聲。以爲轉注、殊誤。又古人頌美字卽作訟。故說文云。一曰歌訟。自後世以頌爲之。訟字古義遂廢。頌美者必人之公言。非可私譽。古頌美字因止作訟。

論語之左右揖爲聘禮之傳辭說

桂陽州何增文

論語鄉黨篇揖所與立左右手鄭注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依文釋義未詳其事邢疏云謂交擯傳命時攸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擯者出請事注紹繼也其位相承繼而出也引聘義云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是邢義確矣又周禮小行人有旅擯之文鄭司農注旅讀爲旅於泰山之旅謂傳辭相授於上下是凡君命之出始傳於上擯上擯以傳承擯承擯以傳紹擯賓言之入由紹而承而上以達於君依次遞傳不敢面質也按夫子爲魯司寇是時當爲承擯故云揖所與立左右手所者內之辭也指已共事者言左右上擯在左紹擯在右承擯乃當其間若爲上擯則無揖左之文爲紹擯則無揖右之文以此知爲承擯也夫無事不揖非傳辭又不輕揖左右故當以邢說爲允

國朝經師得失論

湘潭楊昭楷

六經之道一實而已漢之傳注唐之義詳皆本聖人之實事實理譯而通之申而詳之累千萬言而不至有蹈空之弊自宋儒侈談心性依託六經專以虛渺之詞強爲傳會於是家著一書人譔一解而學者便其空疏相煽成風經義乃大荒矣

國朝諸儒力起而振之以實事求是爲本大旨有二曰辨駁曰考訂蓋辨駁者所以別眞僞明是非闢妄人之假託闡先聖之微言所謂明道者也考訂者所以稽同異審得失斥衆家之厖說據古書之孤證所謂守道者也康雍以前多主辨駁乾嘉以後率精考訂辨駁之儒如攻僞書則有王氏夫之胡氏渭攻古文尚書則有閻氏若璩惠氏棟統攻古今僞書則有姚氏際恆然此所辨駁猶特誣造之書也至於宋人

著作家法既殊。尤力正其失。如陳啓源之攻詩集傳。毛奇齡之攻四書註。以及書蔡傳。禮記陳註。春秋胡傳。並爲世所攘斥。雖或失之過激。然正其譌誤多中肯綮。皆所以開除榛棘。而引之於康莊者也。攷訂之學。其端有六。曰訓詁。曰音韻。曰輿地。曰名物。曰典制。曰校勘。訓詁音韻之學。其源出於說文。而攷古音則倡於顧炎武。其後密之則廣爲二十一部。寬之則約爲四部。異說糾紛。不可究詰。惟段氏既分十七部。又分六類。似得寬密之中。而於說文注發明引伸段借別義三者。於訓詁尤究極精微。故段氏於小學可謂大且精矣。後儒雖有匡謬訂補之書。不能奪其席也。至高郵王氏本假借以通訓詁。解經最爲精確。雖方東樹無以毀之。信乎不易之論矣。若揅經室集中釋門釋心諸篇。殊稱超妙。然郝懿行承傳其學。作爾雅疏。而雙聲通轉失之太濫。非其流弊歟。羣經地理。自閻氏四書釋地。以及江氏春秋地理考實。蔣氏尚書地理今釋。朱氏詩地理徵類。皆有所徵據。而牽傅亦或不免焉。惟胡氏禹貢錐指。最稱通博。而丁陳正誤。立義尤精。蓋以數千年前之地。必求一處所以釋之。固所甚難也。名物莫詳於詩。陳啓源、馬瑞辰、胡承琪、陳奐、皆有所攷證。而程瑤田之於禮。精思所闢。妙禮物情。固非人所能及已。他如考工制度。則自戴震阮元以下。箋釋者幾十餘家。固亦專門之業也。三代以來。典章制度。江永禮書綱目。秦蕙田五禮通考。已能鈔撮其要。而沈彤、胡匡衷、凌廷堪、胡培翬、皆以禮學名。惟金榜爲最著。三禮繁難治者頗少。世亦最多占此名家。然聖王制作之精、知者蓋鮮矣。校勘之學。本自中壘。唐宋以來。鋟木盛行。翻刻沿譌。流毒滋甚。故近世治經。以校讎爲第一義。何焯事此最早。而讀書記多爲人所訾。至乾隆中。講此學者乃大盛。盧文弨

最稱老宿。所校經皆極精審。而段玉裁於詩書周禮儀禮。著有成書。同時若孫志祖、王念孫、錢大昕、汪中、江藩、孫星衍諸人。皆遂精乎此。阮元於是作校勘記。集其大成。分校諸家。如臧庸、顧廣圻、尤爲卓絕。而校說文者。自孫星衍、嚴可均後。有王筠、苗夔諸家。皆能辨證二徐之失。蓋乾嘉諸儒最重校勘。故孫志祖校西郊爲四郊。而段顧至以此相爭累萬言。戴震亦曰得一字之安。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氣象。此可知考訂之學。全本乎校勘矣。是故辨駁考訂爲國朝諸儒實學兩大宗。而當其初。並無所謂家法。但以許鄭爲兩大師。故並以祀之詁經精舍。其後張惠言專治易虞氏。劉逢祿專治公羊何氏。凌廷堪專治儀禮鄭氏。陳奐專治詩毛氏。於是專家門戶之見乃復興矣。蓋今古文兩家之事。莫盛於東漢。自鄭康成氏治易詩書三禮。盡通其藩籬。而惟好詆公羊春秋。乃一偏之見。而何氏亦詆周禮爲六國陰謀之書。於是千古分途。終不可合矣。夫西漢經學之盛。惟齊魯兩家皆今文也。卽鄭君箋詩。其易毛者。明本三家。是亦不廢今文也。道光以來。公羊之學既行。世遂有主張今文。而並疑羣經皆僞者。魏源乃至詆及鄭君。何其誕也。夫周禮者。周公治天下之道也。公羊春秋者。孔子治天下之道也。其法雖異。其理自同。學者亦觀其通焉可矣。或乃因此二經相戾。至欲盡舉鄭君所已通者。而復使蔽塞之。不愈僨乎。昔人謂戴震集國朝經學之大成。今讀其遺書。良亦無所偏蔽。而其至交孔廣森著公羊通義。不專守何氏說。同時惠棟著周易述。兼采漢儒說。皆絕無門戶之見。然後知通人之學。固當如是矣。蓋六經者實事實理也。而經學者實學也。欲求實學者。亦務得其通而已矣。

粵自貫三合一。發奧於宣尼。反正背私。述學於諸子。周公爾雅。爲釋義之宗。成國釋名。肇均書之始。祭酒之作。獨賅衆家。聲義既通。經恉彌皭。小學書約有三派。爾疋專釋義者也。釋名專釋音者也。說文則音義兼釋者也。近人所分似未明晰。典午巨儒。如杜征南郭景純輩。皆盲於小學。叚借之恉。故說經不免違閡。二百年來而小學成專門之業。或更上溯三代彝器。旁求漢魏字書。所以窮六書之淵微。啓古訓之祕奧。美矣備矣。夫文字有三代時之通叚。有秦漢篆隸之變遷。有魏晉正艸之輗淆。有六朝唐人俗書之流失。逵徑百出。多歧忘羊。綜其流弊。正復多端。或乃墨守師承。毀所不見。執說文所無。便云譌字。如畢倘書以說文繩釋名之類。本今文家說。毋傅古誼。段茂堂釋漢地志。多此弊。以丕子爲元之子。義遂疑訓。有互歧。臆若考爲若巧之文。輒謂形多轉變。強經就我。得五忘十。其蔽一也。馮肊改易。揩撫新異。乩指爲矢。別且爲螽。以厲蠆爲烈假異文。以畔援爲跋扈。轉音嗤叶均之陋。則妄分部目。嚴舌齒之聰。則轉迷穿曉。若斯之類。其蔽二也。堅執專家。強申經旨。古今異說而必謂同源。許鄭分門而妄詆同異。旁午糾紛。參互靡遂。其蔽三也。祛此三蔽。詣乃大純。聊舉數家。用明恉趣。大抵言音學者。以顧氏爲宗。堂奧聿新。芟除纖鄙。而變易舊部。識者譏之。汪戴之剖判古音。江孫之辨別通均。竝根萌崑山。闡明足取。釋義訓者以金壇爲最。雖時有臆說。而大體精當。至於桂氏之義證。有似類書。朱氏之定聲。妄立名目。既嫌拉雜。復病糾紛。固無取焉。邵郝繼作。循舊立訓。無復新義。高郵父子。精研叚借之學。復參證古書。偶發一誼。時得美

證。考驗諸家。殆觀止矣。若夫錢氏之穿穴周秦。而體派未立。阮氏之廣闢康莊。而論箸惜少。則其精力有限。難以苛論。夫門徑雜出則流弊正多。然而五嶽巍峩。不以藏疾。傷其極天之高。滄海混瀁。不以含垢。累其無涯之量。在學者博觀而愼取之可也。

說文讀若釋例敍

湘潭劉肇隅

說文形聲義之書。形最初。聲次之。義又次之。故夫聲讀者。說文之綱領也。說文諧聲多取本字偏旁。偏旁所窮。則淆他字以諧之。無聲無讀。則或取本字所从得形之字之聲以諧之。有聲無讀。則聲有數音。本字可以隨讀。不專讀所从聲之正音。其中有本字爲造字之始。之字他字。从本字得聲。本字無聲而讀若某字者。或形借。或義借。或古今字。所讀卽本字之聲。如祘讀若算。自讀若鼻。引而上行讀若囟。引而下行讀若退之類。是也。有字从某聲而其讀與所从之聲異者。則本字不讀所从聲之正音。又不隨讀所从聲之變音。必讀所讀若字之音。如璶瓀聲讀若鬲。珣旬聲讀若宣之聲。是也。有字从某聲而其讀轉同本字者。有字無聲而其讀同本字者。則或取經語。或採方言。如驫𩙿聲讀若爲麤之麤。走讀若奏。秋傳走階而走之類。是也。有字从某聲。其讀若之字卽得本字所得之聲者。有所从聲之字與所讀若之字同。得一聲者。有所从聲之字卽从所讀若字得聲者。本字从聲字讀若字同是一聲。如璁悤聲讀若蔥。蔥亦悤聲。椳鄙聲讀若枇。把鄙枇皆比聲。姆每聲讀與母同。每卽从母聲之類。是也。有字从某聲。其讀與所从聲之字異而實非異者。聲爲古字。讀爲今字。鄭君以人不知所从聲之

字。以今字明所从聲之古字。卽以諧本字之正音。如玏厶聲讀與私同。孮叡聲讀若賢之類。是也。以上諸例。尙所易喻。惟書中有字从某聲而讀復从某者。則以所从聲之字有數音。本字必讀所从聲之正音。其所讀之字亦所从聲之正音。蓋本字可以隨讀。鄭書必無讀若本字讀所从聲之某變音。所讀字非所从聲之正音。鄭書必讀若他字聲。讀同字則本字不从聲之變音。所讀字亦不从聲之變音。如眉有麋微二音。瑂眉聲讀若眉。則不讀麋讀微。傅有敷符二音。薄傅聲讀若傅。則不讀敷讀符之類。是也。嚴氏可均說文校議。凡聲讀同字者。概疑讀若爲校者所加。夫一二字之同。謂加可耳。全書無慮數十字。校者何不憚煩也。錢大昭桂馥段玉裁王筠諸家。于聲讀字同者。或從刪。或擅改。皆不明鄭書之指。無怪說之不憭也。王氏聲讀同字例類。同字者三十九條。小注中三條。今統攷大小徐全書同異。又得五條。出王氏例中拗字一條。詳說下。都凡四十六條。釋說文聲讀同字例一篇。每字每聲之下。必詳正音變音。明本字从聲正音。證以經子有韻語者。以攷周秦兩漢古音。二徐反切。玉篇廣韻以下諸韻書。概所不取。爲不合於古耳。有从此聲復讀此。亦有從此聲讀他字者。錄異者于同字下。以明鄭書他字不讀聲正音。本字必讀聲正音也。王氏釋例。於同字例姑占聲讀若占。下謂占聲之占不从占正音讀若占之占。從占正音。夫讀若占从占正音。是也。說文有从某聲而本字不讀聲正音。斷無从某聲而其聲之字轉非正音者。卽如占字凡从占聲無讀者，讀不必專从占正音。老部耆占聲讀若耿介之耿。卽非占之正音。然不能謂占聲之占卽耿音。讀若

占爲占正音占聲之占爲正音無疑。王說誤矣。王氏聲讀同字例中。錄井部朁亦聲讀若創。以創亦重文。疑讀若創。後人增。不知亦古字。創今字。漢前作刃。漢時作創。鄭君以創明亦音。即以創諧朁聲。此以今字明古字之例。周禮夏官司勳注。故書勳作勛。鄭司農云。勛讀爲勳。故書勛古字。勳今字。勛讀爲勳。鄭以今字明古字。司爟注。故書爟爲燋。杜子春云。燋當爲爟。故書古燋字。爟今字。燋當爲爟。杜以今字明古字。足見漢人此例最多也。王以朁字爲疑。則凡古今字。若玄厶聲讀與私同。堅臤聲讀若賢。當皆以爲增入而聲讀字之顯同者。更不必論矣。今於全書得聲讀古今字六條。釋說文聲讀古今字例一篇。王以朁入同字例。今凡古今字別出者。以雖古今字而字實不同。不欲淆正例也。聲讀古今字則古今聲同。亦有聲讀非古今字而同聲者。所从聲之字與所讀若之字同得。一聲同矣。所讀若字之聲。即同本字所得之聲。聲讀亦同。所讀若字爲所从聲字所得之聲。聲讀更無不同。全書聲讀同聲者。一百六十四條。釋說文聲讀同聲例一篇。聲讀同聲。所讀爲聲正音。聲讀同字。所讀無不爲聲正音矣。段氏說文解字注。橐下改爲橐之橐作爲橐之橐。以讀同本字。古無此例。不知以經語方言證讀。漢儒通例。周禮夏官槀人。鄭司農云。槀讀如芻槀之槀。射人豻侯。後鄭注讀爲宜豻宜獄之豻。服不氏以旌居乏。杜子春曰。乏讀爲匱乏之乏。弁師會五采。後鄭注會讀如大會之會。推之鄭氏注易箋詩。高誘注呂覽淮南。均無不然。何許書不可用耶。全書讀同本字凡十九條。釋說文讀同本字例一篇。其字从某聲而讀不从聲。从本字讀爲所从聲之變音。而實本字之正音。知本字之可同。益知聲讀字之可以同矣。有聲讀字同者。即有聲讀字異者。必知聲

異本字爲聲之變音始知聲讀字同本字爲聲之正音王氏釋例有讀若直指讀若本義讀同讀若引經讀若引諺諸例而不詳聲讀之異字殊爲闕略全書凡聲讀異字者四百三十四條釋說文聲讀異字例一篇異字既明同字亦顯聲讀異字其所讀从聲變有讀無聲則或形借或義借或古今字其讀仍與本字同王氏不復條出則許書全例後人烏从明也全書有讀無聲者一百五十六條釋說文有讀無聲例一篇統大小徐同異共得讀若例八百二十四條都爲六卷每卷中部次先後一依本書其有聲無讀者全書居半且與聲讀同字無涉不之釋也本釋聲讀同字故以聲讀同字例首古今字異而疑於同聲讀古今字例次之同字者其字同同聲者聲同而字亦同聲讀同聲例次之聲讀同字讀同本字同一同也讀同本字例次之有同卽有異無異無以見同聲讀異字例次之有讀無聲亦讀若例也有讀無聲例終焉聲讀同字逐條詳釋聲讀古今字以下或校二徐之異或錄諸家之說如有不同別下己意其字所从聲異而所讀同字或有聲或無聲而所讀同則亦因類比入前後互見注詳於前不復重衍說文自北宋而下竄易滋繁惟平津館藤花榭兩刻北宋大徐眞本雖互有出入然較他本爲善今大徐據二本繫傳馬本汪本皆不如祁刻本之精小徐本據祁刻本乾嘉而後小學日精蠡測管窺知無當于理蓋之指云爾

桂陽州何嶽立

問治經考訂字義與引伸大義孰爲難易

治經之要考訂引伸兼資根柢而難易懸絕蓋依傍傳注尋繹經旨紬釋蘊奧確守師法門徑既得旨趣

可尋。雖經義宏遠。古注簡質。說者識有淺深。量分廣狹。而細爲探索。各抒心得。宿學類能穎悟克辨。此所以易於考訂也。至於抉經心正俗說。總括天人。宏核道蘊。克闡聖作。無負明述。誼關天授。非由人力。歷漢及宋。伊古迄今。悉有偏得。孰爲宏通。是則引伸之難。固無殊於考訂矣。若夫辨是非。別異同。審正譌。核得失。窮古今之異聞。究假借之微旨。則必精識六書。博稽古韻。通方俗之異言。辨俗儒之僞解。先求之說文以辨其形聲。次索之爾雅以窮其義類。上通古籀。中考家法。下精讎校。斯考訂可得而言。蓋字兼數音。必審音而後義可訂。音兼數義。必辨義而後字可知。孰初本。孰賡本。孰後人更正之本。宜熟審其源流。爲古文爲或文爲篆隸遞變之文。貴周知其源委。或異用。或孤行。或通借之例條貫宜精。有漏奪有增益有傳寫之訛。辭旨宜悉。依文立解。去經轉甚。因字生訓。從俗滋疑。臚列遺文。既踳駁之爲累。据摭羣說。實昏亂而難分。飢絲紛紜。聖言彌晦。古文攡捨。奇字徒多。亥豕魯魚。胥資鑒別之識。別風淮雨。尤歧校勘之心。故必廣爲搜羅。先識孳乳。聲義兼核。源流悉辨。譌舛闕佚。有所折衷。傳寫謬誤。無乖求是也。蓋考訂之難。網羅未盡則學窮。魚目易混則識窮。作鈐鍵於六經。宜綜百代。導津梁於後學。必恃淹通。非達神旨。豈輕別裁。然自微言既絕。燼簡無多。歷代經師。不達修辭之要。後來學者。孰啓疎庸之盲。蓋考訂與引申兼難。又不得遽分優劣矣。

沅湘通藝錄卷二 史

續襲定盦古史鉤沈論　　長沙楊毓麟

隆古以來吾知之矣大道沈冥煦嫗萬禽翹然榛莽鹿豕之中人種茁焉蠢蠢沌沌與蜣蜋鳥翹倮生積知相軋角力而虓橫目蚩蚩智故萌生將有綜羣生之材力以宰割天下之是非權量物力之興廢其事主於魁傑之器飲食男女之欲羣然恃以爲耳目蓋皇古無君主之名與奪威福能者樂推而更嬗撫位不過數祀君民道近歷時而易事其能觀於行事得失揭衆趨牖民聽甄國是者皆任爲民主其物史事也其志史志也其裁史權也是故史者謀之君者由之史者議之君者司之史者晝者君者諾之史之爲義大矣乃在結繩之始是故書契有作史議尤博沿流五三名從其朔揆厥所元史卽帝王之職是以三皇一歲邈焉遼闊蓋履位非一姓循其職以靜民族而無易代之事黃帝阪泉之戰無弋位之謗雖然私天下之端自五帝始於是君與史分位而殊尊天下爲首出之神器則史職賤史職賤則記注有成法而聖智有絀數聖智有絀數浸淫案抑天下之聰明出於一途而胥史之技隸於官司乃有私家記述遙系其末胄而史事有廢興嗚呼世且以墮壞臣主之公義專采尊主卑臣之條排笮天下爲贏政罪而不知史職之異史統之絕浸尋沿於中古而不察也昔者老聃爲柱下史瞿然欲絕聖棄智剖斗折衡覬聖人死大盜止彼其旁魄於上古之根極究觀大道之本矣晉儒鄙拘相與譸之則且語以私天下之端絕史

氏之統。自五帝始。其誰信之。

史之爲物。廣矣備矣。必將明於天地之紀。人事之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是以斟酌萬變。埤輔大化。然而史統之繫屬。自五帝後難言之。今夫黃帝以還。則有龍紀。烏紀。雲紀。水紀之屬。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而紀於近。是以上世之事則詳於天。而乾坤六子之氣。帝者奉爲綱紀。及德既衰。切比於人事。僅僅卜筮。衍設神道設教之理。不可密傅而強說。此史事之異者也。川谷牝牡。廣輪經緯之數。肩髀腹背之執。亥步隸算。不迷巧歷。中世荊揚梁燕。畫籓而守。棄爲氈裘鼻飲之藪。昆侖比戶。導山所名。鑄鼎所寫。荒渺阻絕。不可閱實。形方職方之圖籍。寰中九千里。過此則不瞭。此史事之異者二也。迎日推筴。察發斂合。不死名義和。祖術必有密率。末世日卿失官。測圭置槩。單文孤義。紀星置閏。璣衡齊政。測驗祖始。官禮缺焉。而陰陽禨祥小數。後起而奪宗。放散夸哉。此史事之異者三也。鳥獸草木。工虞命官。士訓誦訓。稻遂衡虞。官聯治事。春秋蜮蜚蝗蝝。華實無麥禾。典守隳損。內外傳所載。執簡經典。無聞覺察。此史事之異者四也。雖然此未爲大罪。徵其統緒絕續之會。又有四焉。洪水未發。地軸渾一。釜山合符。益極夤紘。傳者忘其大同。彼土昧於禮義。自外爲一洲部。使中土聖靈之窟宅。威德不旁燀。士大夫承習隘識。齪齪乏遠見。則度地之統絕者一。亞當生人。種族用分。典籍故府。惟周郅隆。推原黃帝。得姓十四。從訣時君。示有代德。使三五世本暗昧。夫金匱石室。粗可櫽括。帝系帝姓。儒者難言。使千百年乃有天皇天神之下治。怪蛇神嶺之誕惑。亂民視聽。實荒略式啓。抑其奠系讀誄。宗法勵存。而戎翟赤白。糾紛伊洛河濟之間。種落腥羶。猱令

王會沿革難稽。麕集獸駭。擾我臥榻。乃有竊駐甌脫。吞幷要藩。部屬無徵。戎心遂逞。此系本之統絕者一。畫革左行。佐盧用黻。象形指事。惟頡幟志。自洲帶劃分。忘其祖始。讀書旁行。記於子家。儒者不詳何說。好學之士。無所承授。學在四夷。譯語華離。沿淺得陋。以繆相售。此考文之統絕者一。宗祝品節。史有官守。禱祠濫淫。是舞胡神。民志有瘥。莫其誰何。原其禍始。職史之差。此事神之統絕者一。貢式節用。史司會計。門關之稅。漏扈宏大。齊榷鹽鐵。邾魯是斃。聯事不舉。誰職階厲。此均財之統絕者一。積矩臥矩。疇人名家。乃飛車指南。不詔民以利用。使巧匠掉詭以售巧。鄙生拘方而妬異。冬官事典。卒失國聞。工藝之奇。遂淪奇肱。此考工之統絕者一。雖然。請貰罪而論功。均髮均縣。重心公理。體分於兼。原質是紀。化徵在易。鑑景到植。墨經簡古。尚存微學。地角不掩。是測天圜。以爲經紀。繪地之原。大荒東南曰有神州。黃河千里。案古圖書。黃蘗茹葦。手施八尺。埴壏物生。亦可識別。兩木相摩。火生於虛。電極正負。略識權輿。是故摭其遺聞瑣記。可備一官之掌故。求事物之原始。存諸子家。本於諸史之掌。然官家之局異。文法之敝勝。百王之末。方且操其督責。操切一概之政令。引繩當世賢達之士。碌碌從事於紀錄要刪之職。抑首噤齒。安敢論皇古。然則謂私天下之端。卽絕史氏之統。其誰信之。

客問文學曰。言史何必皇古。觀射父展禽倚相之徒。大業無徵。司馬子長所纂錄。班孟堅所紹述。原原本本。下流益糾紛矣。亦有善酌古史之裁者乎。曰否否。古之爲史。道器明而職守次之。職守明而記注次之。記注明而比輯次之。比輯明而考訂次之。天子建官。先六太。太史爲太宰之亞。漢制太史公居天官不治

民。天官冢宰。掌八枋六典九式九貢之職。黜陟天下而史副之。然而不治民。則本坐而論道之文而失其職也。韓宦觀書太史。仲尼藏書周室。則掌故之府。外史所達。瞽史所諭。將以服習國聞。參贊大教。亦其一隅。道焉者。史佚以後無聞焉。器焉者、則有智效一官。無廢王事。於是比輯記注考訂。則有山川州郡之圖經。紀事之傳記。政書之編。外史之別錄。末流至於喋呶繁雜。不足整理。我思古人。形而下乎。形而上乎。史統既絕。史事之廢興。塵垢苴闕。未易搔剔。故曰執簡奉諱。史之末節也。左邱明之徒。益以怪夢神鬼禍福迂誕之辭。瑰偉眩麗。使學者俎豆尸祝之。諸子百家。益往而不返。史統終絕乎。吾爲生斯世者悲也。

擬仿朱氏經義攷例纂史籍攷試舉其例

衡州府楊　概

書史總目。自存於各朝藝文志、及諸家目錄外。本無專目。自秀水朱竹垞作經義考。而鎭洋 氏作史籍考。長沙余氏作史書綱目。皆云仿其例。究未見也。恭讀四庫全書總目。內分正史、通鑑綱目、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載記、時令、職官、地理、政書、史鈔、史評、史目。大哉王言。何敢妄參末議。然其詳於考證。而史籍之存亡究有未備。似不若朱書之例。元元本本。使傳經原委。一一可得。而稽案朱氏經義考例。曰存、曰闕、曰佚、曰未見。而於御注敕撰羣經、逸經、緯、擬經外。又有師承、宦講、立學、刊石、書壁、鏤板、著錄、通說、家學、自述十種。而宦講、立學、家學、自述有錄無書。每書前列著述人姓名卷數。其卷數有異同者。則注某書作幾卷。列存佚未見闕次。列原書序跋諸家論說。及著述家之爵里。其考正者則附於末。儒生得此。可以無恨。但詳於經而史學罔聞。又何以測學海之津涯。今擬仿其例。如御批通鑑輯覽。欽定平

金川方略。及敕撰史學各書。皆列於前。以仿其御注敕撰之例。二十四史以次遞降。以仿其本經之例。通鑑綱目、編年紀事本末、別史、雜史、詔令、奏議、傳記、載記、時令、職官、地理、政書、史鈔、史評、史目。總爲羣史。以仿五羣經之例。帝王世紀、楚漢春秋、古史考、皆古史之逸者。至我朝皆有輯本。其他如謝承後漢書、司馬彪續漢書、有不可勝記者。皆著於編。以仿其逸經之例。郎官石柱題名記、元祐黨籍碑、皆有關於史書考證。以及武梁祠畫像、六朝以來墓誌。凡諸金石著爲專書。有與史相發明者。莫不紀之。以仿其刊石之例。史記漢書及後漢書、宋廟諱化中始有官刻本。而後景德祐宣和俱有善本。自南宋以遞國朝。皆考其源流。以仿其鏤板之例。歷朝儒者。動言駁古。而力有未能。於是作而輟者亦復不少。若杭世駿大金國史、魏源元史類編、書皆未成。而其序若例已見其集中。而猶待後人之補述。其他書已發凡而不成者。今擬撮其緣起數語。存於簡編。苟有可採。不以其少而見棄。以仿其著錄之例。漢書地理志古今人表、唐書氏族表。凡於全史之內。專說一表一志者。如全祖望之稽疑、梁玉繩之考。沈炳震之正譌。雖宜與說全史者通敍先後。俾條貫易明。然編爲通說。亦無不可。則凡畢沅晉書地理志新補正。成孺宋州郡志校勘記。皆可纂之以仿其通說之例。除宣講、立學、家學、自述、無意可仿。而惡緯、書讖、師承、三者又何仿之有。然其說自不妨變通。案太史公書自春秋已前。所有國家災害。賢哲占候。皆出於左氏國語。故其著史記。或擬歲星之一周。或擬剛柔十日。是不通緯學者。不足與言史學。而班固不知五行一志。遂見誚於劉知幾。其後作者更不足道。惟明史天文志。盡用西法。遂爲前代天文志之冠。天文雖與五行有別。未有不明天文者而

可以五行緯書固專講五行者及稽班書藝文志天文二十一家試思漢五星彗客行事占驗諸書幾何嘗不關繫史事今必依班書豈班書以史書係春秋而可以春秋而廢史籍乎今不難以開元占經二申野錄專詳史書五行者列爲五行以師瑩緯之例而變其名專言天文者不在其例其瑩緯之例可仿者一也左史記言右史記事古本有史官自司馬談以父子掌史官而楊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相率而爲史記學至於班氏一門同著漢書曹昭一女子耳亦能助成全史則其有師承可知其師承之例可仿者二也太史公百三十篇在東漢時已有錄無書不知何以復出而春秋二十三家存者四古史之厄亦甚矣哉況復後人所補眞僞莫辨若稽漢書班固則天文志幷八表未成齎志以沒三國志之陳壽以索米誚於晉書後漢書之范氏而補志尙煩司馬其與孔壁出書其與絲竹俱鳴者不啻幾希其書壁之例可仿者三也若夫擬經之例於史籍似遠而甚近何也古非史官不當爲人作傳反不如擬經之無關於國法及如國初莊廷鑨一案黨禍幾數百人而禁書總目多係野史史何得率意擬哉是則擬經之例尤有不可不仿者或存或闕或佚或未見亦步亦趨莫或敢違但數十年通商以來繙譯西史不下百餘稽之古目皆入地志然書多爲華人所筆述其體例有與古史相合者萬國通鑑名佳而筆劣不必列目萬國史記四裔編年表俄史輯譯等書可入編年與雜史德國合盟紀事本末等書可入紀事本末普法戰紀等書可入載記華盛頓傳等書可入傳記東方交涉記等書可入奏議德國議院章程等書可入職官柬埔寨以北探路記等書可入地理萬國公法等書可入政書譯書事略等書可入史目而有

譯有未譯者區區存佚闕未見五四例。何足該之。則請增未譯一門。而後中西史籍考大全。豈非幸哉。

廣萬氏史表略例　　長沙府郭立山

萬氏季野。撰歷代史表五十三卷。其排比彙纂。頗稱賅備。而於後漢有雲臺功臣表、及析將相九卿爲二。錢氏大晦以非史例譏之。又謂將相大臣中濫取。視宋熊氏所補爲下。未爲平允。萬氏表例。容有未審如錢氏所譏者。然知史以表爲重。而所補出熊氏上。亦前疏後密。猶錢氏所補密於萬氏耳。謂出熊氏下非也。今廣萬氏例。補其未備。不必萬氏例所及。萬氏宦者侯表。大事年表。並自創作。亦萬氏志也。

兩漢儒林傳。敍述源流。各有師法。然漢人重經學。將相大臣通知經義者。多見本傳。不必儒生博士也。東京古今文並立學官。諸儒或通五經。或九經十一經。源遠而流益分矣。隋經籍志。經典敍錄。猶可考見南北學術所自。國朝經師。搜討漢學淵源最悉。今用近人所爲通經表傳經表式。證以經師討論。補漢書儒林表。後漢書儒林表。

自宋史分道學儒林爲二。明史併之。陸清獻公云。出道學於儒林之上。所以定儒之尊。歸道學於儒林之中。所以責儒之實也。然明人講學之盛。不減濂洛關閩。又師各殊旨。不可混而一也。本史僅及名業之顯。流風所被。所關於學術甚鉅。大小純疵。不相掩也。黃氏全氏所修宋元學案明儒學案二書。絲牽繩貫。具徵詳核。今取其義。爲宋史儒林表。明史儒林表。自宋以後。中外之勢成。徽辭執禮。夷狄常敵中國。非漢唐以前之局勢也。宋始通好契丹。富鄭公尚已。至若持危守道如孔道父。文學服遠如劉邠、洪浩、朱弁並著

丰采。可謂不辱也已。宋始以一介而折強虜。而開釁取侮。亦終以此。安危所繫。顧不重哉。宋後行人遂成定局。補宋史行人表。

自唐立市舶司。宋置三司市舶司。招來遠人。明隆慶初。葡萄亞人於澳門立埠頭。是爲歐洲諸國通市粵東之始。自是西班牙、荷蘭繼之。佛郎機、英吉利又繼之。由是商務殷繁。遂爲中國一大政。而中外之防一裂而貽禍無窮。至是而發閉關之議。不亦迂乎。故曰利之爲害也。此亦古今之一變矣。而發端於明。補明史通商表。

明承宋制。以經義取士。一代人才。悉出其中。雖時惜迂疏寡用。然於聖學不爲無補。王船山氏之言經義曰。習其讀。粗知其義。雖甚小人。且以是爲夜氣之雨露。其不然哉。唐宋登科有記久矣。人才之進退。治亂之所關也。明世選舉。悉由學校。補明史貢舉表。

廣萬氏史表略例

湘鄉陳道亨

歷代史表五十三卷。萬氏斯同所編撰也。謹遵欽定四庫總目例作者概稱其名。其書經班緯范。錯魏綜沈。統承令史。學貫稗官。宗前漢之體。系別侯王。式新唐之章。日排方鎮。大成數國。將相綦詳。典午一朝。耆勳具列。宜其璀璨銀編。輝煌瑁軸。正穢書於魏峽。蠆綜祕牒於韓麒麟。非若熊方補編。附專書以壽世。鄭樵通志。納大政於紀年也。然而金戈鐵甲。聿著佳言。白馬黃腳。夙傳威譽。宋魏陳隋。詎罕奇績。唐漢閩蜀。豈尠名卿。而乃馬迹

蛛絲。莫殫追索。殘蟫賸蠹。坐使湮沉。此闕略之一端。待匡訂於後哲者也。試廣其例。厥有三焉。慨自銅馬稱聖。肇革新朝。玉羊失符。頻更舊壤。菱人爰入盧虎。郡國志無菱人。晉書志無盧虎。據寰宇記稱宋五臺卽漢盧虎。又稱晉菱人民入縣北五臺山。是後漢廢菱人入盧虎也。諸攷史家無言及之。阜城亦隸勃海。詳錢氏攷異。陳留大郡。古號蟲牢。陸渾名區。人稱蠻國。征羌本來歙之邑。扶樂始劉隆之封。至於金行寖衰。士德鍾運。居巢狄道。兩國置壘。鍾離浚邊。空地廢主。割新城。署上庸。散出魏明之紀。分餘杭。立永安。旁見宋氏之志。濟至晉而復通。濟水至晉復通。郭注山海經可證。閻氏若璩誤引唐殷敬順列子釋文。爲晉張湛注以證之。非也。汾暨明而始改。詳河津縣志。它若僑南爲北。變舊於新。州郡徙寄空名。山川祇傳戰事。唐修晉志。脫北海全區。崔著趙錄。遺西揚刺史。輿圖莫究。經絡易淆。則漢魏晉胡之疆域。宜亟表焉。若乃青牛白馬。定氏誰名。拔地拓天。受姓斯誕。魏朝諸部。支派已紛。元代各宗。譜系彌紊。賀賴爲賀。伊婁改伊。劉或出於獨孤。梁實始諸拔。列庫狄本匹殫之耳孫。普乃亦周搖之鼻祖。長孫錫嘉。鬱律傳其伯子。朵兒衍派。都蛙寵其次郎。阿剌舊族。淑生柳干。脫歡小宗。是產菊者。蠻蠻之原曰斡羅納。散散之禰乃潔實彌以及唆海鐵木之兒。紐璘珊竹之裔。讎校無緒。案攷靡從。則魏之官氏。元之譜記。亦宜表焉。藝文蔚百代之儒。經籍綱萬家之學。周牌墜業。外荒爰勦其地圓。墨翟失徒。中土莫通其經說。墨子經及經說上下四篇。其中有西法所從出者。蔚宗一編。實魁厥罪。子顯諸作。亦蹈厥愆。所以景鷺

詩禮虛號就湮。樊儵春秋闕簡難核。崔瑗創篆草事僅稱於衞恆。李虔釋俗文句或淆於服愼。蜀才注易。疑范賢爲二人。仲堪解詩。混楊乂爲一帙。郭璞箋夏正。附神仙而始彰。郭氏夏小正注。見葛洪神仙傳。韋逞世周官。傳列女而聿顯。土地簿記。京相譌爲樗里。見元和姓纂。音義編書。臣瓚疑其傳薛。下及常璩漢紀。車頻秦錄。前涼符命之傳。南燕起居之注。亡者萬千。存無十一。溯源靡自。稽古無徵。則東漢三國兩晉南北之經典。尤宜表焉。假令本茲三例。勒成一書。將見陰陽易處。識以河山。儀置離名。辨其衝隘。審圖而地脈借水以潛通。步算而天度因晝以起數。而且元暉辨宗。莫競其博。無忌系本。翻遜其精。爭奇於荀勖中經。曜瑰於王儉今志。方與畢洪圖注之學。永煥鉛黃。章馬輯逸之功。並光毫素已。

班書藝文志宋鄭漁仲明焦弱侯皆有訾議近人會稽章氏又駁鄭焦之說得失若何

衡州府胡傳樽

治史之難。莫難於校讎。作史者不能條例盡善。而弭後人之口。讀史者亦不能討論悉當。而服古人之心。漢晉以來。著述輩出。斷斷以訟短長。而於古今學術離合異同之故。均未之深究。班固承劉略之後。作藝文志以備簡篇。洵後世目錄家之鼻祖。自時厥後。藝文著錄。僅賓甲乙。迄宋而有鄭漁仲校讎略。迄於有明而有焦弱侯經籍志。中糾漢志十三條。綜稽其說。雖顯與班氏相難。而皆不爲無見。近人會稽章學誠非之。然鄭焦之議班氏也。同一攻擊。章氏之駁鄭焦也。不免稍有屈伸。其駁鄭曰。鄭樵校諸讎諸論。於漢

志尤疏蓋不取班氏之學故也則以門戶之見爲解其駁焦曰焦未悉學術源流可謂簿記守成法而不可爲校讎家議箸作也則直目之記問之學一屈一伸其中有微意焉治史之法貴質疑平議不質疑是書篤也不平議是說鈴也鄭焦之議班氏與章氏之駁鄭焦三家蓋互有得失謹條如左

鄭譏藝文志各條尤以不收蕭何律令、張蒼章程、爲太疏漏章氏駁之曰班謹守劉略遺法惟出劉氏之後者間爲補輯其餘劉所不錄者東京未必盡存藝文佚而不載又引太史公書附春秋、封禪羣祀附禮經之例謂律令可附法家而章程於志中苦無別立政治類例案律令章程本大漢興工之治譜自宜收入志中若以未見西京全書爲詞劉向別錄劉歆七略班方據爲藝文之要册安得謂不見其書邪且以高祖傳十三篇孝文傳十一篇入儒家之例推之則章程亦故事之書獨不可列之諸子儒家末乎此鄭得而章失也

至鄭以班列儒家混揚雄所敍三十八篇太元法言樂箴三書爲一又謂太元歸易法言歸子則樂箴當入雜家章氏駁之曰樵未識樂箴爲何物而強爲歸類班自注太元十九法言十三樂四箴二樂與箴本二書也案樂四箴二合之太元十九法言十三適符揚子三十八篇之目如以樂箴爲一書則直云樂箴二無四字與篇數不合此鄭失而章得也

鄭又以司馬法入禮經太公兵法入道家爲非章氏駁之曰司馬法本周夏官職掌如考工爲司空附於冬官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自注尚父本有道者又引兵權謀下注省之例以見班删省重復非故出兵

而入道。案鄭去司馬法軍禮二字。以證入禮之非。而又增太公兵法二字。以證入道之非。任意增減。勉強求合。失其義矣。但班以司馬法入於禮。不見於兵。未盡善也。當用劉向互見之例。太公見於道而於兵注省。猶未顯也。當用注出入之例。此章得而鄭猶未全失也。

鄭又譏志以世本、戰國策、秦大臣奏事、漢箸記、爲春秋類。章駁之曰。此爲國別之書。國語亦屬國別。同隸春秋。樵不議正國語而但譏國策。所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也。案漢志不立史部。以史家之官皆有春秋一體。故四書從而附入。春秋者魯史記事之名。著記即後世起居注。奏事國家故事。如春秋記事一例。若世本則當入歷譜。不應仍入春秋。此鄭章之所以各有得失也。

右上四條。鄭首於律令章程不入志中。言之最詳。以見鄭無失而章無得。其餘譏揚雄三十八篇以下。兩家得失參半。可以案稽。

焦以志中周書入尚書爲非。改入雜史。章氏駁之曰。按劉向云。周時誥誓號令。孔子所論百篇之餘。周書即尚書也。焦實不知古人類例。案周書即尚書。自是古誼。若以焦爲不知類例。失之過矣。儀注乃儀禮之支流。職官乃周官之族屬。是史而經也。二十三史皆春秋家學。本紀爲經。而志表傳錄。亦如左氏傳例。互相發明耳。

焦以弟子職入孝經爲非。因還於筦子。章氏駁之曰。弟子職必非管子所撰輯。管子者採入其書。前人此類甚多。今以見筦子而不別入。則小爾雅已見孔叢子。何以改歸小學乎。案此於史爲別裁之例。章所云

此類甚多。如三朝記禮經所部。裁入論語。月令必非呂不韋自撰。裁入戴記。此其例也。

焦以高祖孝文二傳入儒爲非。因入於制詔。章氏駁之曰。制誥與表章。當歸故事而附次於尚書。歸入集部。則全非也。案此與焦竑誤校漢志第十二之三。焦以尚書中議奏四十二篇改入集部。同爲失之。若司馬法戰國策諸書。見於上論鄭得失。故不贅。

焦以出筦子道家入於法家。又出尉繚子雜家入於兵家。章氏不言筦子。謂尉繚本在兵形勢家書三十一篇。其雜家之尉繚子書二十九。疑本非一書也。案此爲史互著之例。筦子列於法家。原本隋志。尉繚本非一書。如七略於兵書權謀家有荀卿陸賈。而儒家復有荀卿陸賈之書。古人申明流別。不避重複。此焦章之皆有得無失也。

焦以山海經不宜入形法家。列於地理。章氏駁之曰。志無地理專門。故無所附耳。蕭何收秦圖籍。（班地理志自注郡縣下。或云秦作某地某名。卽秦圖籍文也。）至新莽時地名累易。故缺而不載歟。案此爲著錄殘逸之例。唐經籍志集部。無韓愈、柳宗元、李翺、孫樵之文。又無李白、杜甫、王維、白居易之詩。此亦非當時之漏。必其本志有不全者矣。

焦以陰陽五行蓍龜雜占形法凡五出爲非。自總入五行。章氏駁之曰。五行本書。陰陽筮龜本易。龜卜蓍筮長短不同。志並列之已嫌未析。而況概以五行。豈當也哉。案書不僅有五行。易亦不僅言陰陽。龜筮且陰陽形法五種。書易淆而亦相資。如經部易家與子部之五行陰陽家相出入。書易淆。非分敘無以免後

學之抵牾。書相資。非綜彙無以究古人之源委。明乎此。而章未爲得。齊亦未爲失也。

右上六條。章所得多。而焦間有未失也。嗟夫。七略云亡。其義例可見者。班固藝文志而已。自班併省部次。而後人不知家法。乃徒以著錄爲甲乙部次之需。樵踵劉略而拙於自用。竑仲鄭義而舛訛雜出。雖繼起者糾繆自任。而苦於識短。終不能斟酌以美善。則甚矣讎校之難也。

班書藝文志宋鄭漁仲明焦弱侯皆有訾議近人會稽章氏又駁鄭焦之說得失若何

衡州府蕭鯉祥

校讎之學。貴於心得。未可震於古人之名而唯唯否否也。班氏藝文志。自漢以來。遞相祖述。無敢非刺。鄭漁仲生千載之後。獨肆詆排。其通志校讎略諸論。攻擊班志。不遺餘力。焦弱侯起而和之。其國史經籍志糾謬一篇。專駁正諸史藝文志及諸家目錄分門之誤。糾班志凡十三條。章實齋先生又據班氏之書。以求向歆父子之義例。作校讐通義。凡兩家所駁正者。又從而駁正之。蓋不震于古人之名而務爲唯諾者也。夫目錄之書。以劉略爲初祖。劉略既不可見。而籍以稍留一二者。班氏之書而已。自班而後。諸家目錄。惟王氏七志阮氏七錄爲有名。然其書不可得見。其他則條其篇卷甲乙紀數而已。漁仲生宋之際。獨有見於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其致不滿於班氏者。彼其中固有特達之識。乃能起而與之爲難。蓋其時承學之士。以義理相高。鮮能留心攷證之學。漁仲特其該洽。凌轢一時。間有不暇詳檢。且非專門攷校。遂不能一一精密。然其精密者。雖班氏復作。無以解也。蓋漢志節目疏闊。勉強依附山海經與相人書

同列形法。高祖傳孝文傳列於儒家。此分門未備之故。不待鄭漁仲而始知也。弱侯於班志初未發明。惟驁和漁仲而已。漁仲以世本戰國策入春秋爲非。弱侯亦以爲非而改戰國策入縱橫家。漁仲以司馬法入禮家爲非。弱侯亦以爲非而改入兵家。漁仲以尉繚子入雜家爲非。弱侯亦以爲非而改入兵家。依其所駁正。則襲漁仲者已得其半。是亦何煩攻擊哉。章氏心知其說之非。而所匡正者亦未盡精當。如弱侯欲移儒家之晏子。改入墨家。章氏取之。謂其用柳子厚之說。然崇文總目。謂此文專主諫諍。乃魏鄭公諫錄李絳論事集之流。故四庫提要移於傳記類。斯爲當矣。弱侯欲移儒家之高祖孝文二傳改入制詔。章氏譏其歸集部爲非。不知制詔當歸史部。弱侯欲移形法家之山海經改入地理。章氏謂地理形法相爲經緯。而不知山海經當歸小說家。此又章氏義例之未精者。然其涉獵者博。專門名家。非洞究諸家之流別。深參四部之得失。固不能與於此云。

問國朝史學家以何人爲最精　龍陽李致楨

國朝以史學稱者動推錢顧。夫稱錢者以竹汀著有廿二史攷異補、元史氏族表、元史藝文志、通鑑注辯正、三史拾遺諸史拾遺等書。攷覈精確。補輯詳善。若亭林則僅明史歷志、及十國春秋百十四卷。其他散見日知錄者。典章制度諸大端而已。似難一例論也。蓋著史之例。不恆厥體。往古來今。質文遞變。史通六家之說辨矣。近代史學家著述林立。因於錢顧而外。復援史通六家之例。廣而論之。曰纂述家。秋帆尚書嘗謂編年之史。莫善於涑水。續之者有薛王徐三家。徐雖優於王薛。而見書不多。且有詳南略北之病。乃

爲續資治通鑑二百二十九卷。別爲攷異附焉。其攷證正史。博稽羣書。不在諸家下也。至其究流別則有史籍攷之作。校地理則有山海經晉書地志注、關中勝蹟圖記、西安省志之作。論者謂勝諸家所續庸有當歟。其時爲刪補考訂者。爲邵二雲著有南都事略一編。詞簡事增。遠過正史。秋帆歎爲今之原道貢父。所謂沆瀣一氣者耶。至萬氏季野。謂史者專家之學。前史之不善。分操割裂之過也。因辭史職。就館總裁。所成明史稿五百卷。又著歷代史表六十卷。紀元彙攷四卷。宋季忠義錄十六卷。南宋六陵遺事一卷。唐申君遺事一卷。貫穿體例。指陳得失。爲劉知幾鄭樵之所不能及。則與黃梨洲之明史案。馬宛斯之左傳事緯之繹史。皆能博引古籍。疏通辯正。於史例六家之外。卓然特立。所謂纂述家之最精者也。曰攷據家。沈東甫嘗合鈔新舊唐書。折衷二氏之異同而審定之。尤莫善於宰相世系表之正譌。方鎮表之補列。拜罷承襲諸節目。全榭山謂可援王氏藝文志之例。孤行於世。何義門亦嘗著讀書紀聞十二卷。綱目辯誤四卷。兩漢訂誤五卷。三國志校誤三卷。通鑒胡注正誤二卷。無誤不訂。時稱其於溫公通鑑略能背誦。他若張警菴之二十二史史案。王白田之讀史記疑。惠定宇之後漢書補注。孫淵如之史記天官書攷正。方望溪之史記注補正。皆以攷核爲事。雖間有詳略之不同。要不若王西莊之十七史商榷。勘校本文。補正訛脫。於輿地職官尤詳。能剖異同。證舛誤。則攷據家之最精者也。曰議論家。如章仲實所著二十一史彙觀集。閱史偶談。魏叔子稱其發微闡幽。有功後學。韓夢周亦著讀史衡說。史記論文。史記筆談。他或如王阮亭謂二十一史穴竅乖舛。思正史體。著爲論說。擬上書不果。或如趙甌北之論史有特識。爲世所稱。惜書

皆未成帙。故惟王船山之讀通鑑論之宋論。爲能推本得失。酌劑盈虛。則議論家之最精者也。曰表志家。如汪季超病史表不可誦讀。因排比舊文。鉤稽疑義。爲讀史記十表。使學者便於記誦。洪稚存東晉三國十六國等疆域志。皆足補前史之缺漏。爲後學之津梁。則以表志之精疏而論。稚存之學可視竹汀。而季超輩似當別論也。曰小說家。則僅毛氏西河彤史拾遺六卷。武宗外紀一卷。所紀無大政。惟略取軼事以備採擇。又不可以精疏論也。至如文章家者。朱竹垞世稱精於史例者也。然僅五代史注一編。爲其史學之專書。而其論例之精審。序述之綜博。均於其曝書亭文集中見之。河間紀氏亦於四庫提要史部外。無他著述。而識力則時露於稗官小說之內。非精熟而能若是乎。則又文章家之最精者也。以上六家。皆本其書以定精否。因於顧錢二家外縱論及之。以誌所景仰。非敢附於妄議列也。

宋儒言讀史易令人心粗說上

邵陽粟金鑑

史之爲書。國之治亂。人之賢否。無不備載。所以垂法戒於將來。而使萬世之人。得以知所去取也。則人苟讀史。必有益而無弊矣。而宋儒言易令人心粗何也。蓋宋世諸儒。講求心性。明道謂下學上達。在收放心。陸子欲學者先發明本心。朱子雖道問學功多。而理會著實工夫。則與陸子無殊。故明道當日嘗以博識爲病。朱子作大學序。亦以記誦之功爲無用。而陸子與朱子會講鵝湖。且以朱子之學爲近於支離。蓋諸儒者皆不欲以汗牛充棟之陳編。擾其眞宰。此心粗之說所由起也。且夫講席之指示學術。於是判純疵焉。宋儒當聖道久湮之後。得不傳之祕於遺經。實修旣著。學者雲集。故主持壇坫。而竟於紀傳之文。表志

之語。特勤攬撫。將學者承風有以淵博是務者矣。宋儒知其然也。神明之地。既不以極意旁搜者。失其存養之密。而又恐及門諸子。或不免泛騖而無所歸也。故特發爲是言。若不必以不讀戒人而要未嘗以必讀課人也。豈得謂其言之過當也哉。雖然。宋儒之中。朱子自謂私淑程子。而綱目一書。昭垂萬古。是宋儒之於史。初何嘗以爲可廢者。豈眞束之高閣。而等安石之於春秋。竟詆爲斷爛之朝報耶。然則後之儒者。其亦不必以宋儒之言。而遂置史於不觀也可。

宋儒言讀史易令人心粗說下

史之與經。古未嘗分。尚書春秋。莫非史也。人非偏執如王安石。未有詆春秋爲不可讀即未有詆尚書爲不可讀者。然則宋儒之於史。何獨謂讀之易令人心粗乎。曰。是說也。爲不善讀史者言之也。今夫周禮一書。周公所以手致承平。乃後世荊公讀之。適誤國家。非誤於周禮。誤於泥周禮以讀周禮也。史之爲書。雜出於司馬遷、班固、陳壽、諸人之手。未經聖人之刪定。其義例本不及六經之精。然苟善讀之。則善可爲法。惡可爲戒。猶是尚書春秋之旨也。自有不善讀者出乎其間。愛博嗜奇。勤搜不倦。迹其窮年矻矻。方自以爲不愧通儒。及返而叩之一身。而所謂獲益者。茫然不知其何在。如是以讀史誠不如束之高閣之爲愈也。心之易粗。良由是耳。宋儒不直謂令人心粗。而謂易令人心粗。豈無權衡於其際耶。不然。伊川程子。宋儒中之大儒也。欲人多聞言行爲貴。與易蓄德之旨有相合者。而豈備誌前言往行之史。宋儒眞以爲不可讀哉。

讀史不宜輕下論斷說

平江喻萬青

昔者邱明作傳。每有發論。必稱君子。莊子天下篇。鄒衍非十子。在本書爲敍例。然論列諸子。品題區分。實後世史論家之濫觴。馬班繼武。咸標精意。范陳後起。祖述前修。論贊序詮之各別。評議述譔之攸分。其名萬殊。其歸一揆。班皆乙部之支流。要非杜下之顓守也。至如賈誼過秦。嚴尤三將。班彪王命。雖史論之權輿。僅一編之絕作。從未有泛論曲徵。參稽博攷。顓以評議爲能也。惟隋志載諸葛武侯譔論前漢事一卷。何常侍譔論三國志二卷。自時厥後。史論家多從事焉。猖猨於趙宋。流濫於有明。抨彈往昔。訶議前賢。至有繆繇史略。卽便成文。是丹非素。簧鼓其辭。論史之書。汗牛充棟。夫文人相輕。自古而然。人人自謂抱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握荆山之璧。立言好盡。務求相勝。至有未闚全史。不揣本末。鑿空生議。僻繆不情。如錢時之責蕭何不收六經。胡寅之譏晉元謂當復牛姓。瑕類讒生。遑遑而有。故通儒嘗詬病焉。亦有學本淵源。好爲訶論。妄肆譏彈。橫加品隲。謗周公以不臣。褒武庚以殉節。以湯德爲僞迹。謂桀惡爲厚誣。信桑門而毀上帝。貶杏壇以爲中賢。工于訶人而短于自見。故作者吹毛而索瘢。則讀者舉一而廢百。甚矣持平之難也。夫生古人之後。而尙論古人之事。必先曲亮其心跡。洞觀其原委。分在君父。則立義必嚴。事關倫紀。則持論必正。故志節無虧。闡敭下逮夫巾幗。細行未謹。諷議不恕于名流。幼安之與子魚。判貞邪于霄壤。褚淵之與袁粲。辨淑慝于死生。誠一警百。奪彼予此。用使微言不絕於當世。往軌可鑒於將來。褒貶之義。衮鉞爲嚴。然而王沈魏書。假幹回而竊位。董統燕史。持諂媚以求容。魏收不實。有慚穢史。陳志良史。亦

號厚誣。是以張儼發憤著論。私存嘿記之文。孫盛議論不平。編撰遼東之本。蓋必徵諸直辭。庶以存茲實錄。闕疑守信。未可妄言。原夫讀史之爲事也。務在詳備周悉。上譬結繩下窮倚柱。採儒先之說。述百家之語。咸縕幽而鑿險。亦窮波而討源。史籍雖繁。治亂之迹可攷而知也。其眞僞在心術。邪正在品詣。王霸純駁之辨。經權常變之宜。其介辨于微芒。其義至深遠而難知。是必探賾索幽。庶以表正黜邪。顧嘗博觀昔之論史者矣。有儒生之論。有才士之論。儒生舉義例。嚴褒譏。其失也苛細。才士好馳議論。以成敗論人。其失也闊略。若斯之類。亦萬代一準焉。遂使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腐儒。後生末學。習其狂狷。因其詿誤。自謂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騁諸筆端。以汗簡册。見訕通人。惟智者不惑。並祛其蔽焉。

書國朝先正事略後

鳳凰廳舊仁德

右先正事略六十四卷。平江李次青先生之所撰集也。是書以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迹。敍述翔實。固已與蘇伯脩之名臣言行錄。王葑洲之嘉靖以來首輔傳。後先輝映。而非徐紘、項篤壽等之所及矣。緘嚢披而詳閱之。知其撰集之尤注意者。殆有三焉。曰名臣。曰名儒。曰經學。其名臣各篇。凡有關於典章故事者。或採之於文編。或補之以說部。莫不核而有徵。燦然不紊。至於涉歷兵事。則考證既詳。絡脈備極分明。我朝武功之盛。超邁前代。自康熙平定三藩而後。則又有蕩平準部回部之役。綏服蒙古之役。以及定青海、闢新疆、平教匪各役。其時之宣力戎行。懋著勳績者。固皆曠世之人豪。檢一傳而詳誦之。又復合諸傳而畢閱之。則地形、賊勢、兵機。無不軒豁而呈露焉。洵足播芳風於來葉矣。顧或者曰。元代之脩宋史也。以

道學儒林兩傳分列。議之者至今聞聞而未已。今此以理學各家列之名儒。以考據各家列之經學。顧亭林有言曰。經學卽理學也。今得勿踵宋史之失。而其失更甚歟。不知此未足以相疵議也。考之聖門。德行之與文學同見列於四科。辭章爲文考據爲學。其與德行之但重躬脩固已分道而並馳矣。況乎周禮太宰有師儒之分。師以德行導民。儒以六藝得民。其分之又先於此乎。宋史之別道學儒林爲二。蓋後人之創分、而與古人暗合者也。且是書之序例。亦已自云別經學於名儒之外。尤屬分而不分。則又烏用議爲哉。大抵先生之學。務在通漢宋異同之郵。不爲依此附彼爭立門戶之見。故持論至爲宏通。可躡姚姬傳曾文正之軌。若其考究兵事。則博極羣書。而稍循依夫邵陽魏默深之所著。學者卽是編而精研之。名山之業。廊廟之品。悉於是乎出。詎非近代之一至大著作哉。

廣顧亭林言考前代史書中國不如外國義

長沙郭立山

史記秦本紀。繆公問由余曰。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爲政。然時尙亂。今戎狄無此。何以爲治。不亦難乎。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黃帝。作爲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其上。上下交爭怨而相篡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夷狄不然。上含純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眞聖人之治也。夷人詆中國始見於此。史公憤時民窮財殫。而帝飾以儒術。故有取焉。然後世中國之所以弱。舉由於此。莫能易其說也。金大定十三年。世宗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遷都永安。女眞

人寖忘舊風。朕少時嘗見女眞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備禮也。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眞風俗。以朕故猶尙存之。恐異時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甚欲一至會寧。使子孫得見舊俗。庶幾效之。又嘗御睿思殿。命歌女眞詞。顧謂皇太子諸王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汝輩自幼惟習漢人風氣。不知女眞純實之風。至於文字語言。或不通曉。是忘本也。汝輩當體朕意。至於子孫。亦當遵朕教誡。外國主儆其臣民子孫染漢人氣習。始見於此。時宋承文治之敝。日事虛憍。故金世宗懼染其氣習。純廟稱其體前型而裕來茲。思慮最爲深遠。蓋我朝稼穡開基。崇本絀末。而兢兢以染漢人氣習爲戒。明季之敝。殆逾於宋。而興朝純實之風。堯媲於周。亭林先生親見如此。故憤激而有中國風俗不如外國之言。其實一承其敝。一值其純耳。使亭林而在今日。當有感於由余之言矣嚱。

諸史作外夷傳語多失實略證

安福汪先弼

開闢草昧。歲祀綿曖。攷實徵信。厥惟史策。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外之云者。第峻華夏之防。非從屏削之辭。故葛盧牛鳴。郯子鳥紀。左氏所傳。彬彬可誦。雖益新事。實資雅言。此聖尼所以厲失官之歎。與有君之思也。麟筆既往。鴻文聿著。紀傳之興。肇始龍門。中國外夷。其事幷載。後有作者。轉相祖述。然疆域遼闊。傳聞疑譌。尋厥虛謬。略可得言。夫康居奄蔡。傳聞大宛。弱水流沙。跡詳西域。身毒啓疆於博望。烏弋通譯於孝元。犂軒罽賓之俗。頭痛身熱之阨。稽之羣册。祇益紛淆者。無論已。後漢書班超遣掾甘英往通大秦。抵條支臨海。欲渡安息西界。船人告以海水廣大。英疑憚而止。攷安息爲今波斯。條支卽阿剌伯。大秦

即意大里之羅馬東漢時羅馬正當全盛歐洲一統之局西史豔稱之其欲通漢也審矣前書謂條支臨西海後書謂自烏弋山離馬行百餘日至條支以地望準之即阿剌伯西史載阿剌伯北竟插入美索不達迷亞西里亞兩國間北近幼發拉的河故甘英既渡河遂入於阿剌伯北竟是爲抵條支也又西南至猶太竟是爲至安息西界欲渡海而船人阻之之處也然稽條支都城在麥加乃紅海北岸甘英所臨若爲紅海則西北駛千餘里已至紅海之尾計其水程半載儘能往返何至須齎三歲糧耶抑漢書既云安息陸路至大秦人庶連屬又云道多猛虎獅子遮害行旅今按西里亞以西皆大秦通衢安得有猛獸遮害耶蓋安息不欲大秦通漢、故設此辭難之史氏遂信爲誠然耳條支在唐爲大食范書言條支國城在山上爲今之麥加乃魏隋唐書均誤以波斯爲條支故地不知波斯當唐高宗時特國爲大食所幷耳蓋大食本回教初祖夙稱大國摩訶末之奮迹黑石白文之詭衆史氏均詳其事然唐所詳道里大抵得之西域賈胡多誇耀失實若宋史則侈陳貢獻所稱舶主悉冠大食國名考西史大食自唐中葉後國分爲三其雄長東方縱橫蔥嶺西南者爲亞巴士族最號強盛宋當西夏鈔掠往來多梗其稱貢使意必當時賈胡假互市以希賞賜宋史所述國名如勿巡、陀婆離、俞盧之屬或舉歧零部族於疆宇全土形勝大略無從撫實也舊唐書又言大食於龍朔初擊破拂菻按拂菻即西史所言西里亞之腓尼基元劉郁西史記誤以密昔爾當之也土耳其爲西突厥遺種隋唐之突厥強於北方前史能詳之宋元之突厥強於西方史氏不能知也蓋吉甫撰郡縣之志儘詳域中景純注山海之經空談荒外地既僻於諸戎人尠通於

上國疆索不能周知紀載因之未實然王者不勤遠略而德意所涵濡威靈所震疊恆有囊括區夏甄鑄垓埏之勢則夫稽舊史之舛譌備當今之掌故宜儒者所弗廢若夫條教號令之緐風土習尙之歧其立國各有本末而纂言或涉恢詭如史所稱撐犂孤塗之俗婆羅天方之教或文乖雅正或事近依傳采衆家之異說蒐四裔之實錄秉文君子庶乎取正斯又爲匪第攷鏡得失之資抑又備居中馭外之規矣

修邑志繁簡孰長論

靖州申開科

昔先儒論志言人人殊論吳郡志者曰典贍而不蕪雜爲地志之善本論吳興志者曰瑣事皆全錄於古書多所攷正論鎭江志者曰詳攷形勢網羅古今凡此均以繁爲長之說也論朝邑志者曰志乘之簡無過於此然敍次點綴筆墨疎宕論武功志者曰書止七篇綱目具括論無錫志者曰分四大綱頗簡而賅凡此以簡爲長之說也二說斷斷孰得孰失後有作者何去何從余曰從繁或曰繁之爲弊非失之夸卽失之雜夸則不足據雜則閱之使人心目昏昔夫子刪詩止存十五國之風意者殆以簡爲貴乎余曰不然繁之弊不過夸與雜耳於事必多所記載卽或荒杳其詞支離其說而續修者不難以時時見於他說者以正其訛若簡則必有掛一漏萬之弊後之人卽欲補綴殘闕孰從而徵之杞宋不足子慨之良有以也故曰與其從簡不如從繁夫以志之作也豈惟是咨於懿訓詢於故實資輶軒之采擇備文獻之徵攷而已哉瀕海者貴詳其島嶼港口邊塞者貴詳其關隘要害疆以蠻索者貴詳蠻俗疆以苗索者貴詳苗情向令修志者不尙簡而尙繁凡風土人情山川形勢無一不志則一切海防塞防蠻防苗防均可以不

作是故作一統之志可簡而修一省之志不可簡修一省之志可簡而修一邑之志則斷斷不可簡何則省志者一統志之註脚邑志又爲省志之註脚也蓋嘗就我州志論之夫我州爲楚南極邊之邑凡與黔粵交界之處半是紅苗則志中所萬不可闕略者莫如控馭紅苗一事夫制夷貴先識夷情故嚴氏苗防一書於風土門中必譯出苗音某呼爲某連篇累牘不敢憚煩者其慮誠遠也余少游乎黔粵之交不惟黔與粵之苗音不同即隔數十里亦自有別近來苗民互市苗之能民言者甚多民之通苗語者絕少擬仿嚴氏例譯出以防未然而議者多苦浩繁誠夢夢者也且不但此前察節孝新志第存其名而於其人之事概行刪去及搜閱舊志始知顛末審此則凡修邑志者從繁從簡孰短孰長可不辨而明矣

太史公本紀取式呂覽辯

龍山晏世澍

太史公著史記列天子行事以本紀名篇索隱曰本其事而紀之故曰本紀若是則凡紀人事皆可通稱不已泛乎史通則曰紀之爲體猶春秋之經繫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誠確論也又曰統者編年編年者歷帝王之歲月蓋言用其紀元紀時事也本紀之目發凡起例創自史遷後世因之守而勿失然遷亦何所本以成此例哉或曰古有禹本紀尚書世紀等書遷書還用其體以敍述帝王或曰本紀書法全本尚書如高祖本紀先總敍高祖一段及述其初起事則稱劉季得沛後稱沛公王漢後稱漢王即帝位則稱上其法本於舜典未即位以前稱舜即位之後分命九官即稱帝曰古時雖樸略而史筆謹嚴如此又顧命康王未即位稱子釗即位後即稱王亦此例也如此諸說顛亦有見然本紀之所規倣其必

有所自來者矣。文心雕龍曰。太史談世。惟執簡子長繼志。甄序帝勳。比堯稱典。則位雜中賢。法孔題經。則文非元聖。故取式呂覽。通號曰紀。紀綱之號。亦宏稱也。按呂覽凡十二紀、八覽、六論。大抵據儒書者十之八九。參以道家、墨家之書理者十之一二。二十餘萬言。頗爲有識者所推重。蓋不韋賓客之所集也。觀其報任安書曰。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又曰。恨私心有所未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著於後世也。言爲心聲。自比如此。豈非有所欣羨於其素哉。以此知劉舍人之言爲有據。其爲取式無疑也。又或以呂覽十二月紀。非專述帝王之事。而史記以天子爲本紀。諸侯爲世家。疑爲不類。夫遷之取例誠如此。然姬自后稷至於西伯。嬴自伯翳至於莊襄。諸侯也。而亦以本紀名之。項羽名曰西楚號止霸王。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而亦稱本紀。自亂其例。曾爲後儒所譏。夫自例誠無可辭。而取式何必太拘。遷亦法其以月紀事之義而已矣。何必以呂覽非專述帝王之事而疑之哉。況自例有未盡合。正其過式之一徵也。舍人豈虛語哉。

書史記滑稽傳後

祁陽柏　秀

載道之言。六經尚矣。至降而爲策士。降而爲游說。敝屣先王仁義道德之旨。挾功利以聳人主聽聞。其顯赫者。方將朱其轂、紫其綬、以牢人間富貴。而識者終鄙之。謂其無與於道也。若滑稽則更下矣。非有管樂之才。蘇張之智。隨陸之辯。班馬之文。所言者。皆荒謬無稽之談。所操者、皆末流鄙夷之技。不傳可也。而史公必一一傳之。何哉、漢自武帝踐位以來。頗多過舉。遊宴、征伐、神仙、土木之事。史不絕書。此正臣子嗷鱗忉檻之時也。而當日之所謂諫官者。長孺以外無一人焉。司馬長卿則上封禪書矣。主武偃則創立朔

方郡矣。盈廷唯諾。順旨飾非。求其如齊髡以一言而罷長夜之飲。優孟以一言而恤故吏之家。優旃以一言而禁暴主之欲者。渺不可得。而其徵行上林之諫。置酒宣室之諫。蓬萊求仙之諫。獨出於曼倩一人。滑稽亦何負於國哉。宋廣平擇優人以悟明皇。司馬公傳滑稽以悟武帝。其意一也。而必謂非詩書禮樂之正軌。彼古人矇瞍師箴之法。夫固有不可以人廢言者。而何必非夫滑稽。

御覽九引史記曰蚩尤氏能徵風召雨與黃帝爭強帝滅之於冀今本史記無此文說

沅州府路心謙

御覽引史記。謂蚩尤氏能徵風召雨與黃帝爭強。帝滅之於冀。攷之今本。竟無此文說者謂史記遷世尚未著錄。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始宣布焉。元成之間。又經褚先生補之。代遠年湮。疑不無脫落殘缺之弊。今本無。未必古本無也。蒙竊以爲不然。案史記一書。周以上擇言尤雅。故堯紀取堯典。舜紀用舜典及孟子。大抵卽事徵信。所由稱爲信史也。徵風召雨。其事爲不經見。紀之何以傳信。況武帝肆志開邊。遷方欲以徵言沮其黷武。倘復託荒渺之說。侈言古帝戰爭之勇。是猶止沸而益之以火也。遷豈忍爲乎。程在山云。五帝紀祇載姓氏名號。與用人行政之大端。蓋主於明帝德記帝繫。而凡緯書所載符瑞徵應之事。神奇殊尤之說。皆略而不書。所謂擇言尤雅者。故用以冠全書而概其餘也。斯言得之矣。

孫子無約請和廣證

芷江張伯良

嗚呼。敵人患我士卒衆。兵力強。必滅此朝食。氣盛而力全也。於是思暇以待之。隙以乘之。不憚肉袒牽羊

而臣妾唯命。聽其言。觀其色。亦若勢之無如何。而情出於可信。然果事勢離沮。讒間方興。使之不得歸故國而率衆欣然以就我耶。抑糧食既已匱。兵民既已竭。惴惴焉朝不謀夕。急於更新而易向。避禍以圖存耶。又其人信非忠義智謀。而甘爲降將軍耶。而卒無此數者。蓋天地之氣盛於陽。而惟陰得而柔之。燎原之勢成於速。而惟緩得而撲之。彼慮我之悉銳以攻。不過欲臣彼而服彼耳。而乃先屈之以厭其所欲。而徐以伸彼之計願。庸將不察。入其轂中。一旦變作。如烈風猛火而不可救。故自來將兵之死於僞投誠者。不可勝數也。世有宿將受降如受敵。以疆場惟戰之責。行勉強聽成之事。兵不撤守不解。是以成功而不變。吾以爲此際自有內斷之神謀。而不知夫善讀孫子也。孫子曰。無約而請和。謀也。謀者何。卽所謂暇以待之。隙以乘之也。今試證其事於左。

宋將沈文秀。遣使迎降於魏將慕容白曜。因請兵於魏。白曜欲許之。鄯範曰。文秀家墳墓皆在江南。擁兵數萬。城固甲堅。戰強則據戰屈則遁去。今無朝夕之急。何遽求援。且其使者視下色愧。語頻志怯。此必挾詐以誘我。不可從也。白曜止之。文秀果不悅。此能於無約請和而破其謀者也。宋兗州刺史申纂。詐降於魏將軍尉元。元受而陰爲之備。及師至。纂果閉門拒之。

魏西河公石。救懸瓠至上蔡。常珍奇出迎。未卽入城。鄭羲曰。珍奇意未可量。不如直入其城。據有府庫。制其腹心。石卽策馬入城。因置酒嬉戲。羲曰。觀珍奇意甚不平。不可不備。乃嚴兵設備。其夕。珍奇使人燒府屋。欲爲變。以石有備而止。

梁蕭脩討長沙賊陸納軍於巴陵頃之納請降求送妻子脩曰此詐也必將襲我乃密爲之備及夜果然此皆知其無約請和之謀而有備無患者也

周將于謹從宇文泰攻邙山之役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道左齊神武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大亂

隋郭絢討高士達士達悉以兵授竇建德建德請士達守輜重自簡精兵拒絢詐爲與士達有隙而叛遣人請降於絢絢以兵隨之至長河建德襲之殺數千人斬絢首此皆未識其無約請和之謀而無備取敗者也

韓襄毅兵入大藤峽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爲賊掠至云云韓乃厲聲曰爾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皆有短兵裹於衣無約之和小大均未可輕信如此

漢唐兵制史志不詳說

永綏張稱達

自禪讓變爲征誅治天下以文定天下以武以文化之以兵取之並以兵衛之人情囂淩材智爭角伐罪揉民非兵不濟消除反仄非兵不定豪猾桀黠生變肘腋非兵不能平恣睢夸翟彊寇規睨幅員非兵不能懾覬覦兵者帝王之爪牙中國之保障兵之權掌於司馬兵之册藏於內府兵之略授於邊閫其防衛徧天下其紀律頒部曲其經緯在王府其編纂成書譜繪要圖分散於稗官詳載於國史夏殷尙矣周制

六師載在官禮其法綦謹然節制於齊楚技擊於韓魏武卒衛戍剽竊賊略於秦項先王遺法隳墜不可復識三代而還惟漢唐首叛兵制麤有周意嘗攷史遷漢書及新舊唐書曰惜哉略耳漢初京營宿衛三輔役卒邊鎮調遣南北相制頗爲近古敍事之善如馬遷高帝紀書入關而軍灞上十餘萬而豐沛訓練不與焉下兵三秦圍籍垓下撤韓彭環三市而關中簡閱不與焉傳及平勃南北分軍而孰衛宮城孰轉郡國邊鎮不與焉班固之表百官言守治郡尉典武職其傳韓延壽也述都試講武設旌旗斧鉞甚悉翟義守東郡書勒車騎材官士募勇敢署將帥九月都試用斬觀令而漢家車騎樓船之式卒踐過更之法皆不具載他若藝文志之敍力牧孫子並錄形勝陰謀諸家固無與於漢制及觀刑志一篇上溯黃帝中道湯武下逮秦漢然俑高祖神武踵秦制舉大略置郡國材官及武帝平粵增校講肄修武於漢治百末舉十下逮魏晉南北僭竊紛紜夸翟蹂躪雖宇文氏微效周制而遞嬗之促軍衛大略史官有不能備載者可弗深考及唐而晉陽龍飛關陝鴻治置府兵置禁兵分十道十二道歷神堯貞觀及睿元兵治雖衰彊騎未亡靈壁草草無足錄之軍實倉忙幸蜀雒陽灰燼十二道之軍鎮城戍猶無存邪靈武之興神策天府空擁虛名訓鍊紀律鮮及十一蓋新舊之乘取各殊諸家之紀次亦異濟以武氏之汨沒前代諸制委廢地下爰及德憲方鎮割裂天下軍衛內府莫舉問聞終以五季之鞍轡載籍無稽宋人掇拾補葺或出新編或多增損昔人有言曰舊事湮沒君子不能無病又曰事實零落惟唐不幸其謂此乎雖然馬遷以百三十篇上自五帝下訖天漢班固之書以百篇繁傅博引起於高帝終於新莽國家京衛營制征調

戍役。完繕營屯。固不能枚舉者。然而秦楚之際。兵所出入。曲折變化。形勝昭然。江河塞扼。方略可繪。況乎河渠作書。地理作志。天塹劃界。輿地可略。後人紬繹得之。自可謹方隅爲紀要之書。扼要害補兵志之論。抑兵法之一助也。烏虖。此案言事推治亂。追補實錄。參攷精詳。言唐事者。所以有終日讀史。不如一日聽其人之論之嘅也。吾謂漢唐兵制。不詳於史志。曷往不詳於史志。史志者不詳言兵制。曷往不言兵制。則讀史者何必詳漢唐兵制。何莫非兵制。

漢書顏注引諸家注攷

零陵胡秉直

顏師古注漢書。賅博詳盡。而於諸家注釋。有引以爲確解者。有義或未安。參考衆說。折衷一是者。其卷帙浩繁。難一二數。考其敍例。所載共二十三家。其中詳略互見。同異各殊。苟悅因班書爲漢紀。惟取便於觀覽。雖記載體而注解寓焉。顏則摘其要者附於篇。使書旨明而史例不失。以其聞見獨眞也。服虔應邵。究悉源流。所注咸得要領。故採摭頗詳焉。伏儼劉德。語少概見。成裘集腋。豈憚尋求乎。鄭氏不存其名。論多可取。裴奇二李。音義時登。君子不沒人之長。師古蓋念此也。鄧展以將軍而勤古典。文穎爲從事而博羣書。雖時代稍殊。固已各有裨益矣。張揖魏之博士。止解相如傳一卷。毋亦嗜好有殊。與蘇林源源本本。誠不愧祕書博士之稱。張晏援古證今。亦何慚淹雅貫通之士。如顏譚獨標新義。闡發特詳。孟康遠溯舊聞。參稽必密。項昭莫明其爵里。劉寶位且晉將軍。觀夫駁義之傳。可以卽彼例此矣。韋昭晉灼。俱位尚書。一時

妙義微言。流傳不朽。固不似郭景純之偏愛。獨以游獵重相如也。臣瓚姓氏未詳。時代亦混。傳其疑以示後。名固不可以假人乎。蔡謨累官司空。崔浩累官司徒。學優養粹。繼軌前賢。間拔其尤。後先輝映矣。夫解以多而愈晦。義以誰而始明。師古具卓犖之姿。集羣書之益。存其精粹。去其支離。煥一代之宏謨。彰累朝之巨製。惟其不矜己見。所以炳耀後來與。

季布論

龍山晏世澍

季布以其名重於當時。其行事之卓卓可傳者。不多見。幾疑其實之不副乎名也。而卒賴其名。全首領保祿位以終。嗚乎。豈非布之幸哉。雖然。布而得其名亦幸矣。亦安能求多於名之外哉。意者其必有其實而爲世之所忽。與名者。物之自外來者也。古之人因實以得名。名不求而自致。布則循名而求實。名以好而益彰。何以言之。觀布之寄書竇長君。戒其勿與曹生通。既而聞曹生言。以能爲游揚其名於天下而大說。布豈非好名之士哉。當其在楚也。乃能數窘辱漢祖。不如丁公之縱敵。項滅髡鉗爲朱家奴。朱家匿之。滕公免之。高祖用之。文帝召之。而又能廷折樊噲之諛語。直呈毀譽之讜言。此皆實之寓於名者也。當時惟重布之名。而布亦以此自重。必如其名而後止。故得事楚以名。脫難以名。用漢以名。安位以名。由此言之。名豈幸致哉。獨其使酒難近。不若簿重之相臣。此蓋學養之不足。名自不相掩也。若布者。非所謂剛毅過人。三代下好名之士哉。故曰三代以下之士。惟恐不好名也。

文翁化蜀論

秉植谷滿言

治化之隆替。文教之興廢。夫果奚自乎。亦視乎在上者司其籥而已。漢文翁爲蜀郡太守。蜀近西南夷。僰、冉駹、白馬諸種類。錯居而雜處。民有夷風。難與爲治。文翁既蒞蜀。選郡縣小吏張叔等。躬自飭厲。遣使京師就學。遺以刀布。又修造學宮。選民之俊秀居之。不數年蒸成文治。人咸知學。富人至有入錢爲弟子者。政教爲諸郡最。夫蜀故邊郡也。京師首善之地。俗尚黃老。莫知政先。而張叔等又皆出自邊縣小吏。非幼聞善俗。長而自化也。乃一遣就學。遂使近夷之蜀。媲美齊魯之鄉。夫豈不賴作而成者之有人哉。惜乎漢之君臣。無有以文教爲事者也。當是時古法雖廢而易興也。俗變猶近而易返也。文獻雖微而未盡亡也。天下已近治安。去古未遠。則教易行俗易化也。而乃一仍秦舊。漢之子孫。循而習之。垂四百年。而學校井田諸大政。有廢莫舉。此後復何望哉。故一邑之治隆。則視乎郡縣之得人。而天下之隆替。則責在卿相。卿相不獨任其責也。而又視乎天子之好尚。蓋天子者。操轉移風化之權者也。惜乎漢景以可爲之勢。操得爲之權。而因循遷就。志於苟安。而漢之治亦無由返於隆古。此溺黃老之過也。若文翁者。獨得治體。不以地拘。不因俗遷。卒化行而俗美。眞漢臣之錚錚者也。而乃以郡守終。不能布其化於天下。終漢之治。無由追於古昔而流於刻覈。可慨也夫。

後漢祭肜威譽北方聲行海表論

長沙徐崇立

古今形勢所在。嘗視乎敵之強弱。時之盛衰。將之勇怯。而無千古不敗之險。據上游之勢以鞭策宇內。內撫齊晉。外控戎夷。非幽燕乎。幽燕者。股肱之郡。非根本之地也。戰國以來。代翕代張。代存代亡。得失互異

矣。其地西接汾晉。南俯齊魯。封域以外。又有鮮卑、烏桓、匈奴、諸種。雜處肩背之間。句驪、倭國。環伺交乘。投間而作。蓋不可一日無戰守之備。損撻伐之威。若夫國家閒暇之日。命一大將坐鎮薊門。開幕府。精器械。富儲積。斥邊堠。搜人才。夷狄有變。則將帥十萬之甲。以指之山東。挽漕以濟之山西。移軍以應之。而東北之勢震。此祭彤所以雄於北方也。彤以材武之略。躬遇光武之明。畀以封圻之重。握兵柄三十年。削平戎寇。擐甲胄以專征者無虛歲。則兵力之強也。信任之專也。形勢之便也。嘗以幽燕與關隴衡之。幽燕爲險矣。然秦人驅鐵東指。而太子丹之首函矣。關隴爲固矣。然祿山鼙鼓西鳴。而唐明皇之鞭折矣。明成祖既定靖難之功。反旆北指。定鼎燕京。以天子之尊。躬帥百萬之師。四征不庭。轉戰萬里。極於漠北。迨邊閫肅清。而天子亦遂老兵閒矣。而土木之役。倉皇一戰。天子蒙塵。萬乘之主。遂爲孤注。極其弊至傾中國財賦以防遼東一隅。三帥屢易。而明社以墟。蓋幽燕者偏於一隅。門戶之外。卽逼寇仇。遠中原而邇夷狄。易嘯攻而難速援。故以大將而開府。則雄鎮也。以帝王而建都。則孤注也。一旦有變。逞彼狡謀。逼我堂奧。天子之不可以數奔也。宗社之不可以驟遷也。勤王之不可以遽集也。朝發夕至。防不勝防。勢且求戰不能。俛首以就和議。稍不滿欲。且襲舊策以劫我矣。世祖都洛陽而委彤以禦侮。其熟審安危之勢乎。然則彤之制諸夷也。其方略若何。曰以夷攻夷而已。夫敵多而交固。力羣而心一。環而攻我之隙。此大患也。張儀之用秦也。要在破六國之從。張良之用漢也。要在銷六國之印。彼鮮卑、烏桓、匈奴、皆強國也。犬牙交錯於塞外。觀釁而動。更番而戰。彼之爲力也暇。而我已疲於奔命矣。合之則如長蛇。離之則如連雞。赤狄與白狄

仇。而晉人得志。韓遂與馬超角。而曹操無憂。彤之攻匈奴也。先以利招烏桓偏何。使之前驅。務解散其黨羽。令其自相矛盾。其後歲出師。又皆資其力。至於滿離高句驪之屬。駱驛款塞。徼人請符。以立信胡貊。數級於郊下。伊古以來。以夷款夷者。莫魏絳若也。以夷攻夷者。莫祭彤若也。由是言之。彤之守遼也。非特形利勢便。抑其方略尤足濟之耳。後世華夷交涉日益繁。邊患日深。使天子有安得猛士之歌。求頗牧而不一覯。至置千萬之餉。以養驕卒。疆索不靖。至倒戈爲敵。致死貪利而忘君。古今何遽不相及耶。我所謂以夷攻夷者。彼已先施之我。是又彤之罪人已。

讀後漢書黨錮傳上　新化謝序荃

嗚呼。黨同附和之見。豈惟小人哉。君子亦然。漢桓靈之間。主政荒謬。閹寺弄權。一時士大夫憤世嫉俗。多礪名砥節。羞與爲伍。而又慮勢之不足以勝之也。益騖爲高遠。廣爲聲援。嗚呼。其亦立意過中之所激歟。余讀黨錮傳。竊憐其志而悲其遇也。夫君子與小人。其勢恆不兩立。二者相角。終於小人得志而君子閉藏。何以徵之。夫所謂君子者。類皆瑰瑋絕特。與世少可。喜爲傲岸。以攖小人之怒。而小人百計搆陷。持之以繩墨之論。中之以影響之事。又不已則加甚焉。是以甚孤之心而重以違俗之行。彼其見而不駭。駭而不怒且忌者。曾有幾乎。況當是時。天子擁虛器於上。公卿百僚備員苟祿於下。而僉壬敗類。並起而乘其弊。凡一切崇尚風節之士。輒思有所抗以張其幟。遂有雅才雋望。聞譽四溢。儕耦之劣而忮者。則傾軌生焉。績學茂德。彪中弸外。宿懷怨恨而睚眦以逞者。則誣誣出焉。庸主不察。乃以法弭拘牽忌諱。羅織殆盡。

於是標榜興．門戶立．世運亦於是乎衰．嗚呼．彼豈不哀其迷而思有以救之耶．而不知適以助其波而揚之燄也．第吾曠觀諸人．如李膺者．志行卓卓．特首其曹．以方古知幾之哲．未爲甚遠．尙以淩睨太過．自罹法網．其他又何責焉．而海內之士．望風希附．猶復同聲抗憤．至於戮辱而不顧．豈眞天令憒憒哉．亦直道之尙未盡泯也．不謂邪慝盈廷．正氣淪塞．巫蠱所至．無不如意．婞婞之私．庸有濟乎．然其赴義陵險．生死等節．雖事近激烈．良其軌尙有足多者．嗟夫．世之君子．身際末流．翹然絕物．實欲爲自全之計．惟欲其自全而蹈瑕啓釁．奸臣得以乘其隙．則其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歟．因讀黨錮傳而備論及之．以質世之能平斯獄者．

讀後漢書黨錮傳下

國家之禍．莫甚於朋黨．洛蜀黨成而宋因之弱．東林黨成而明因以亡．甚矣名之不可狥．而節之不宜過峻也．然叔季之世．習俗肯靡．與其爲張禹孔光之苟戀祿位．孰若李膺范滂之名節自持．士君子上之不能追迹於聖賢．下之又不能自拔於流俗．則亦何貴乎儒也．後漢黨人．始於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清節自勵．不以生死禍福易操．雖其圭角峭厲．誠有過其激烈之處．然直節所感．婦孺咸興．范滂母以其子與李杜同禍爲幸．皇甫規以不得與黨錮爲恥．百世而下．讀李膺范滂諸傳．猶足令頑廉懦立也．而或者曰．鉤黨諸人．互相標榜．卒成天下之禍．漢室之亡．黨人又安得辭其咎乎．不知桓帝卽位以來．始政壞於梁冀．終政壞於宦官．延熹之際．濁亂已極．如張汎縱橫．趙津放恣．侯覽殘暴．徐宣殺人．爲世害者．不可勝

數。然而卒不可窺竊神器者。諸君維持之力也。烏得以東漢之亡爲賢者過哉。張南軒不云乎。名節之稱。雖起於衰世。而於衰世之中。實有賴於此。（見南軒集）嗚呼。可謂知言矣。或又曰。空言橫議。非聖賢法也。李杜等好爲危辭激論。排斥權姦。至於駢首就戮。毒流天下。不亦過乎。不知危辭激論者。非諸賢之所願也。勢有所迫也。當是時朝廷日亂。綱紀廢弛。諸賢有權者則以博擊豪強爲事。無權者則以力持清議爲心。豈不知緘默足以自存哉。善善惡惡之良有不能忍也。使諸賢而與俗浮沈。則亦一胡廣而已。何足爲天下重乎哉。或又曰。邦有道則仕。無道則隱。徐孺子之躬自耕稼。申屠蟠之因樹爲屋。亦足法也。乃四海橫流。而欲以口舌爭之。多見其無識耳。不知諸賢之不隱者。蓋其心有所不能已也。攷之范書。陳仲舉少有掃除天下之言。李元禮請留五日尉殄元惡。范孟博攬轡而有澄清之志。杜周甫少年而有厲俗之懷。則天下之事。諸賢直引爲己任。又可責之以理亂不知。黽勉不聞乎。夫世衰道微之日。士之隱忍就功。委蛇觀變者。不知凡幾。乃不責此而責無人之守節。抑亦惑矣。嗟夫。天實生才。人主不但不能用之。且舉天下所謂名士者。誅滅無遺。雖秦之焚書坑儒。蔑以過此。

文信國史閣部合論　祁陽張伯良

南宋之末。文信國奉兩孱主崎嶇嶺海。卒不遂恢復之謀。死於元廷。後四百餘年而有史閣部焉。當北京淪陷。提江浙之兵。力圖興復。終不能救明之亡而身以殞。世變時移。忠烈之迹。前後若一人也。語云。疾風

而見勁草。世亂而識忠臣。夫忠臣至於世亂而後識。則已非國家福矣。然亦豈忠臣之所忍言。而遽置於無可如何之勢哉。方其大事之未去也。勞心焦思。必有以規復中原之大計出而奏其效。而或當軸者不能用。與本有可爲之勢而同謀者不能協。以至滅亡而不可救。往往然也。信國之初至臨安也。疏曰。今宜分境內爲四鎮。以廣西益湖南而建閫長沙。以廣東益江西而建閫隆興。以福建益江東而建閫於番陽。以淮西益淮東而建閫揚州。責長沙取鄂。隆興取蘄黃。番陽取江東。揚州取兩淮。使當日誠如公議而行之。將憑衆力以成大功。何至無可奔之地以蹙於海。惟其以爲迂遠而莫見用。此時事之所以日非也。然而明之四鎮。於信國所畫亦近之矣。閣部宜得以奏功而復明之疆土乎。然四鎮中惟黃得功、猶具勇敢樸誠之氣。至如高傑等。悍然尾大不掉。動相攻擊。斯駕馭與調停。兩費苦心。究何望其和衷共濟。謀而有成。此亦極不如意事。而無異於信國之言而不用也。又馬士英輩貪惏居內。動形掣肘。無異於陳宜中當國。而信國不敢拜右丞也。嗟乎。有臣如兩公而不能信用。欲令後世惜其孤憤。而不歎當日人主之不聰得乎。夫使益福二主即信用兩公。其能長有數州地爲小朝廷與否。尚未可知。而況燕雀處堂。無深謀遠慮。使疆宇日蹙。兵頓餉窮。忠臣流涕頓足而歎無能爲。惟有一死以報國。是不大可哀乎。明史閣部本傳謂其母夢信國而生。亦似近於附會。然迄今稱死節之臣。惟兩公最烈。果奇徵也歟。

宋張浚呂祉合論　祁陽龍定弼

宋以藩臣暴興。鑒唐季方鎮之橫。意溢言表。趙普斗筲菲材。片言之發。適當上心。聚天下之精兵。收天下

之財穀皆入京師隱然有豺虎在山之勢而又支郡長吏得以奏事而長吏得以舉其權鎮將職屬悉委之縣而縣官得以行其職轉運既以扼其私別乘又以制其專彊藩巨鎮皆顛倒於股掌之上而內患泯矣然而削敝武衞建置文弱沿及南宋張浚師其遺智因劉光世之驕蹇疑岳侯而不用欲漸收諸將之兵柄而將以儒臣故呂祉以不諳軍旅之尚書督帥諸將嗟夫富平符離之所以相繼而潰也史家不察至以諸葛武侯相況抑思武侯任人雖失之馬謖而祁山六出雖力未能吞魏亦無失地蹙國之慮浚則早年爲汪黃所引專攻李綱及居相位岳侯請終制轉以處心積慮在於得兵誣之是故其經略川陝也富平一敗五路盡失不得已爲保蜀之計既而撒離喝入興元又不能固守俟其糧盡引退靦然以收復論功以視祉之才疏望淺一旦而位酈瓊王德之上其輕躁不相若耶或者因瓊擁祉以降劉豫不屈而死謂其殺身成仁豈不過哉與人分相齒而忽相臨雖岳侯不能得之韓劉二吳而況祉乎且夫王德劉光世之流非有韓彭嘔強之姿也分節旄擁鎮牙非有齊秦百二剖土君民之厚實也權術一施兵符立解非有田承嗣、王武俊、李納之跋扈而不可革也而浚顧欲以督府縶之適以亂人賊之浚固不得爲知人祉亦不得爲自審二者皆愚而已矣然而祉之愚以辱身浚之愚且以誤國矣靖康以來君父爲虜宗社爲墟固中原未有之奇禍而臣子不可一日或忘之大恥自度無戡亂之才而謬與人軍國事所以淮西之役酈瓊一叛資糧胥空循至隆興之初金主新立彼雖有釁我實無謀而猶以垂暮之年驅難馭之將傾國大舉得不償失嗟乎自趙普進罷鎮之謀而燕雲不收北宋不可爲矣張浚進疑將之術而兩河

不復。南宋不可振矣。卒使中區趨靡。形勢解散。一折而入於女眞。再折而入於韃靼。以三五漢唐之天下。盡卉服羶腥。澌滅殘剛。以潰無窮之防。而短生人之氣。豈非效浚之尤而愈失之者乎。

賈似道重文輕武論

鳳凰廳聶仁德

宋自南渡偏安。陵夷而至寶慶端平之季。強敵遍處。勢將席捲東南。聞鼓鼙而思將帥之臣。其勢蓋岌岌矣。誠得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如韓岳一流。以之作屏障於江淮。固鎖鑰於襄鄧。雖天命已移。或難卒挽。亦何至望風奔潰。敗衂頻年。而疆圉竟闇日蹙哉。夫民氣之振廢也。因之於一二人之一二人者倡之以勇。而海內羣趨於豪強。率之以弱。則海內羣趨於窳靡。今以積弱不振之宋。臨之以新造之蒙古。脅之以強悍之兵威。颶舉電馳。沛然莫禦。其曉暢兵機。兼資文武者。固宜撫髀興歎。思之而每飯不忘者也。若不可得。則與其獲十百浮華之士。不若一二才武超羣者之或可暫固吾圉也。彼賈似道者。特權奸之庸暗者耳。顧欲以文爲重。以武爲輕。殆與判牘門內。簉踞朝堂。同一視國事爲兒戲。欲國之不亡。其可得與。自來權奸之行事。其志意迥異於尋常。宋之亡也。前則韓侂胄之肆奸。後則賈似道之怙惡。侂胄故挑兵釁。致江淮糜沸。烽火照於東南。幾以重文致宗社之墟。至似道之時。則襄樊一帶。敵人之窺伺方深。而乃江上弛鶴鶉之旅。葛嶺有蟋蟀之聲。卒之黃柑荔子。餉遺北軍。而納幣稱臣。卒無解於君國之禍。是又以輕武禍宗社也。權奸之誤國。大都如此矣。顧或者因此而疑武既不可以輕。則文亦不足重矣。是又非也。班固有言曰。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是武功之於文事。詎得重彼輕此。以致鄰於一偏。夫

趙雲資諸葛之指揮。周勃乏陳平之策略。使樊噲居蕭何之任。必失指蹤之功矣。使蕭何入戲下之軍。亦無免主之效矣。況古之以武功著稱者。亦多究悉夫文事。如杜預之癖左傳。馬援之好篆文。張桓侯則手注周易。韋孝寬則校書麟趾。狄武襄則有平蠻記戰陣圖。岳武穆爲中興名將之冠。而雅歌投壺。儼若書生。何嘗不魚魚雅雅。質有其文。且後世兵械日精。鎗礮之制日出而不窮。其機簧細巧。亦非笨拙愚夫所能運用如志。故雖外洋遠夷。無不讀書之勇丁。若別國之地理兵要。則尤留心武備者所宜知。庶何道有險可阨。何道之兵足恃。悉了然於胸中。然非諳於文學者。亦不能造其微而探其奧也。由此觀之。知文武之不可以意爲輕重也決矣。庸暗如似道。固無足言。而後之用人行政者。其亦徘徊而審愼也哉。

西遼紀年考

衡州府楊　槩

宋宣和七年。遼耶律達什稱帝於克埒木。改元延慶。上尊號曰天祐皇帝。妻蕭氏爲昭德皇后。達什卒。子伊啕幼。其后蕭氏權國稱制。號感天皇后。其後伊啕嗣位。其妹普蘇完權國事。改元崇福。自號承天皇后。至乾道四年。爲烏拉林所誅。立卓勒古。改元天禧。嘉泰元年。奈曼襲西遼滅之。凡七十八年。此依御批通鑑所紀。稽之遼史。多有不合。普蘇完稱制。史在隆興二年。鑑在紹興二十四年。其誅之年。史在（廟諱熙四年）鑑在乾道四年。西遼滅。史在嘉定四年。鑑在嘉泰元年。前後凡十年不合。大抵通鑑踵續綱目續通鑑之文。諸史拾遺泥守遼史。又據乃蠻世系以駁辛酉之誤。至今考之。殊不盡然。長春眞人西遊記。晚至南山

下。卽大石林牙。其國王遼後也。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衆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夫通鑑云七十八年。遼史云幾九十年。西遊記云幾百年。各有不同。何得誤據乎。況長春眞人以己卯歲被安車之徵。辛巳歲八九月間至南山。則祇九年。拾遺云長春西遊。親到西遼舊都。距西遼之亡僅十餘歲。依辛酉則十九年。依辛未則九年。何自相矛盾乃爾。又案元史本紀。十五年庚辰。克尋思干。十六年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薛迷思干卽尋思干。元遺山大丞相劉氏先塋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歷古續兒國訛夷朵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斜迷思卽薛迷思干。克之在辛巳。則西遊時方尋干戈。但碑言契丹餘族。又似西遼爲元所滅。而滅之年大略在辛巳前一二年間。則與傳國幾百年之說若合符節。則七十八年八十八年二說。皆不可信。但不能確知其年。此爲恨耳。西遊記又云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則遼不爲奈曼滅。爲元所滅。又有明徵。或者曰。西遊記乃滿失國盜據其土。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其中遼滅於乃滿。乃滿滅於算端。算端滅於元。其時沿革。不知凡幾。何汝誤信遺山之說乎。雖然。遺山或不可信。其互相吞併。亦不過一二年事。眞人親見。豈有謬說。至於傳聞之互異。錢氏亦自言之。不必再贅也。何明知其誤而竟據之哉。

元分封諸王論

祁陽龍定弼

蘇子由曰。天下之變。常伏於其所偏重而不舉之處。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所謂內重者。姦臣竊

柄而外無所忌。如漢之莽操是也。所謂外重者。彊臣跋扈而內無以制。如唐之藩鎭是也。然則人君之以道馭天下者。宜權乎二者之間而已。夫奬權臣而天子孤。猶足緜一二傳而不至遽亡天下。與削強藩而邊釁啓。不旋踵而夷狄之禍中於中原。二者之人。孰輕孰重。昭然無難辨矣。昔者元太祖封長子朮赤於西偏。阿速欽察斡羅思。太宗封諸孫海都於東偏。虎都木鉢子田地。其尤見之明者也。攷元之幅員。與三代異。視漢唐彌闊。其版圖全有今俄羅斯之地。以西偏相距萬里。易部落而郡縣之。守令無分土。無世民。號令不能及遠。威望不足鎭衆。漠北有警。東偏之聲援隔絕。回部有警。西偏之文報壅閼。是故漢武能逐匈奴、敝陰山。而不能控制瀚海之外。唐太宗能平突厥、建都護。而耶律完顏氏旋有上京、中京、西京之建。惟其不諳三代封建之旨。不可行於內地而可行於外藩也。說者謂雁海龍沙之國。萬溫億毳之民。性夙忍鷙。情尤獷悍。建藩而策勵之。是漢之七國、晉之八王、明之燕棣宸濠之兵戈。將再構於今日而又甚之者也。是故海都七哇諸王。恃其險遠。一叛而脫鐵木兒、要木忽兒、撒里蠻諸部從之。于闐王阿魯忽亦應之。海都且掠憲宗所御大帳。七哇且與武宗戰於鐵堅古山。鎭戍征討。垂五十載而始平。豈非封建之制之爲梗乎。以漢言之。高祖割地以王諸侯。不數世而國除者。秦革於前。吳楚亂於後。將滅之燈餘一燄。其勢終窮也。然而漢之所以失策者。弊在使之盤踞內地。得窺宮禁之瑣闥。一稱戈而震及神京。思攫大寶也。若元之諸王之叛。則亦憲宗有以激之。而非獨諸王之咎。何者。憲宗以諸王欲立失烈門者多怨言。遷合丹於別失八里、喪里於葉兒的石、海都於海押立、別兒哥於曲兒只、脫脫於葉密立。皆在今伊犂以北。

遷蒙都哥、及吉里失忽帖尼、於擴端所居之西．禁錮失烈門於沒脫赤．由是諸王觖望．曩啓宗藩．詎得咎封建之非乎．且夫秦懲建親之弊．罷侯置守．膠膠然思固天下於孳握．顧盼驚猜．恐強有力者旦夕崛起效己而劫其藏．故翼者翦之．脥者割之．以凝固鴻業．長延鼎祚．而憤敗旋趾．由此觀之．豈不左歟．元雖席中區、維神皋者．僅九十年．而歷有明一代．謙州如故也．益蘭州如故也．扎尼別之裔王俄羅斯如故也．不賽因之嗣王忽里模子如故也．那木罕之支王阿力麻里如故也．沿及我朝．王公、台吉、貝勒、貝子之爵．儼同三恪之存．此固秦漢以來二千餘年所僅見者也．且推而論之．邊地不封親王．必置武臣．或即用其地之土豪治之．昔拓拔氏以秀容川酋長爾朱羽健攻燕有功．割地三百里以封之．其後爾朱氏卒爲拓拔之患．而國以亡．何若建宗藩之爲得也．不然．唐失安西北庭．而患注於畿輔．宋失銀夏靈武．而禍鍾於秦隴．不同爲古今所悲也哉．

各國君主民主君民共主表

武陵蔡鍾濬

君主表

天子天．子天子．子百官．子萬民．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子爲大宗．無大宗及小宗．無小宗及幹宗．子子孫孫．綿綿延延．巍如天地．參如日月．燦若雲霓．綱領萬物．穆穆馴馴．其莫之能繩．若天之所司．莫之能職．天下廓然莫之敢犯．世及之天下．罔不重君主也．君主之政．貴知所措．措諸安則安．措諸危則危．三代措天下于仁義．而民人治．而禽獸殖．而草木茂．而四彝賓服．累子孫十餘世．各享承平數百年．秦措天下于法令．

德澤未加而怨毒盈世視主器于傳舍憎主惡于仇讎禍幾及身子孫誅滅天下後世窮其弊以爲尊君以抑臣貴名而責實重世家愚黔首抑功利士習無用之學官爭殘民之局君孤立于上臣貢媚于下猝有大亂民氣帖然置國事不之問置君主不之顧三代以此興秦以此亡自秦以後羣雄角立肆意驕蹇民變騷然夫君者民之儀也治體之本也三代以下從無二代以上之人主之氣象者何哉積重使然也祖宗如是子孫莫不如是一朝如是累朝莫不如是中國如是外國亦莫不如是俄羅斯今之強國也自元以來衣服制度與華爲近宜萬撫有東俄兼轄西伯利亞地崇君抑民禁人讀書其施行政事與暴秦等不旋踵而身亡國亂彼得以雄鷙之主仍用君權以牖民智變服飾滌浮儀廢世家重工藝交鄰國戒守文置客卿任將相國乃大強淵淵稱治近世以來守其遺策生聚教養不與海內輕動雖以英法德奧之強皆離合而操縱之駸駸有幷通萬國統一環球之勢然則雖立君主不宜愚民審矣譬之元帥以操軍權猶必有謀士精卒以隸之非是則士卒譁潰莫可收拾今統帶、幫辦、幫曠、幫痞、幫罷癈之人同襄而共理而且深閉而固拒之抑塞而防閑之求其不離心離德土崩瓦解者不亦難乎當是時也主勢將傾權其安附墨西哥同文之國也及西人入境獮夷禽薙如鳥獸然及夫美人立國同洲從風盡改民主蛻離歐洲馬緤求其立國之民種已非紅人埃及古文明之邦其開化與中國同時亞立山大以來未有傑出君相禮教漸壞變爲土番英人輔以自主畀以人才而綰其政其餘同洲諸國若蘇丹若摩洛哥若阿比西尼亞君皆世及臣奉令惟謹其國亦嘗沐浴教化而文明未啓尤斷斷以互相擄掠爲意歐洲諸國

立約公同禁誡遣教士爲之師馴至案圖剖分而莫之覺夫非君主之國乎印度緬甸之入於英朝鮮暹羅因求自主而變爲半主皆君主也今表君主之國分爲五等一能用其民主權足威行內外者二主權不足而不能用者三僅存半主者四國內有君鄰國案圖剖分者五爲附庸之國而不能自達者中國冠冕五洲主權獨重無可比隆故不表其他已滅國除者不表君子觀於此未嘗不發深寤焉

君主威行內外	主權足不能用	半主受命強國	君主爲鄰國按圖剖分者	附庸
俄羅斯	土耳其 希臘 波斯 俾路芝 阿剌伯	埃及 阿富汗 塞耳非亞 克什米爾 羅馬尼亞 布加利亞 門的內哥 朝鮮 安南 暹羅 基發 阿科伯	阿比西尼亞 摩洛哥 塞內岡比 幾內亞 分額 桑給巴 索非拉 那達爾 蘇丹 突尼斯 阿爾及 的波里	坎巨堤 布魯克巴 蒙古所屬烏梁海青海西藏所屬諸土司雖然 在阿非利加爲阿剌伯阿滿王總屬

民主表

		廓爾喀 蒙古 檀香山 蘇大 義火羅 馬達斯加	哥多番 達夫 撒哈拉 亞德 莫三鼻給 加弗勒里

屏億兆京垓人之人而主一二人之人私之至也萃億兆京垓人之人即主億兆京垓人之人公之至也予痛悉其利弊爲天下告曰公天下者愛力天下私天下者儀狄天下局鑠天下者天下盜之矣愚罔天下者天下暴之矣堯舜揖讓湯武征誅其事不同順民一也順民何歸然不一脈也天地不樂一脈耶鬼神不享一脈耶祖宗不保一脈耶子孫不守一族耶樂之實僇之享之實辱之保之實奄之守之實促之是以私天下者不長公天下者罔不昌也何則一人之所短不若衆人之所修十人之恣恣不若千人之燭燭蒼頡作書容成造曆后稷耕稼奚仲爲車其量狹其力少其才智薄非能一人而兼衆有也非能一利而孳衆利也前者叔後者因千人勞萬人藉遂普爲文明飲食衣服器用之世界矣世界一耳目心腹之所積也積耳目心腹而成人積人而成家積家而成鄰積鄰而成里積里而成鄉積鄉而成黨積黨而成都邑積都邑而成國積國而成天下爲天下立君君者羣也爲天下立師師者衆也爲天下立朋朋者

黨也。爲天下立族、族者湊也。不幫、不衆、不黨、不湊。以孤另天下。上姤于官府。下姤于私室。則是見相于左、而不見相于私室也。見史于右、而不見史于天下也。見將于閫、而不見將于天下也。見士于庠、而不見士于天下也。見氓于隴、而不見氓于天下也。見商于衢、見工于廛、而不見商見工于天下也。乃妨、乃疾、乃攻擊、乃傾軋、乃水火、乃盜賊、乃兵戈、乃痛哭之天下。其又安能公耶。夫天下烏乎公。公于民。民烏乎公。公于黨。戰國之世。民黨盛行。五君羅其魁于門下。秦人屏息不敢攖其鋒。及五君敗喪。秦收其遺傑以事吞幷。而六國遂亡。後世不察。每以六國之亡而咎秦。不知亡六國者卽六國之民。於秦無與也。何以知其然耶。六國夷滅。民哀哀無主。尤憤憤以圖恢復。故嬴氏一蹶。而山東豪傑蜂起。若是民無負于國。而權不能側重于上也。不亦審乎。昔羅馬之興。全恃元老院以爲治。主司之權。等于王者。其後亞古士都自稱該撒。國勢愈強。號稱泰平之世。乃狃于世守。纂弒相仍。君虐其民。民勢芽然無所措。國局始弱。希臘、意大利、皆君主之國。旋因民黨重剏其舊。丕變蒸蒸。瑞士據歐洲中原一彈丸之壤。因民主而國賴以存。又嘗爲各國公會之地。其禁別國教士。鈐轄其民。以視中國傳教之約。又何如也。華盛頓者。英之流民。首創民主聯邦治體。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故其國養兵不緜。而學校如林。終其身號稱富強。後世仰食其福。此民主之裨于治也。後之言民政者。靡不宗之。拿破侖以統領而除帝位。助美自立。其爲民主。較華盛頓爲先。獨私其天下而不公。致身死草莽。爲天下笑。數十年後。亦更爲民主。豈非民主之說。中于人心。牢不可破乎。然其民好武而思動。在內則侈爲平等均財之說。在外則思聯俄以復仇。將來必爲俄人左右。佯許以復仇

之兵。而令先與英人爭埃及。英人必聯意德以覆之。歐洲由此不寧。俄人乃東顧而收亞東之利。然民主之國。覆之于一時。而興之于百年之後。則法能重興。可逆睹也。美人近尚兼併。委端納不能保其主。墨西哥不能保其境。美人嘗以輕稅之法。使其民納土。改隸美國。檀香、古巴。均嗾令改隸聯邦。以通東西洋孔道而握其權。後有魁傑者出。以力征經營天下而成治業。如拿破侖之故智者。公天下以公政。其措施尤不可不慎也。今表民主分爲四等。一民主而締聯邦交其國治者。二民主兼轄君主者。三民主權足者。四壤地褊小僅同酋長而仍不受大國之制者。

民主聯邦	民主兼轄君主	主民內外權足者	酋長特立
美利堅合衆國	法蘭西（兼轄安南馬達斯加君主之國）	秘魯 智利 墨西哥 巴西 玻利非亞（銀國附） 新加拉那大 厄瓜多 委內端拉 巴拉圭 烏拉圭 拉巴拉 哥多番	摩求柰

君民共主表

天尊地卑乾坤定卑高以陳上下位有君卽有臣有臣卽有民民積民成國國積國成天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億兆京垓人之天下也不能齊億兆京垓人以統於一而天下爭不能推一以及億兆京垓人而天下亂柳子厚曰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帥有方伯連帥而後有天子此封建合治之說也後世天子不能獨主天下責之大吏大吏不能獨主一省責之郡守郡守不能獨主一郡責之縣令縣令不能獨主一縣責之佐雜此郡縣分治之說也封建之天下不如郡縣郡縣之天下又因任人以爲治亂唐虞之制建官爲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禮上議院在治朝詢羣臣詢羣吏詢萬民朝士掌治朝之位衆庶在焉上下交資雍雍成治迨及後世內外職員動累千萬其在內者閣臣以下六部以主庶政五府以主兵戎都察院以主糾察通政司以主喉舌大理以主刑獄太僕以主戎馬光祿以主膳羞鴻臚以主賓客太常以主祭祀國子以主教育欽天以主律曆宗人府以主宗室詹事府以主青宮彈駁則科道主之記注則翰林主之出使則行人司主之療治則太醫院主之其在外者督撫以下各省設兩司以主一省之事布政司以主財賦按察司以主刑名扼要之地又設道以分主之文武相制內外相維如恆星附日如行星附地以植責骨以絡責筋以呼吸責肺以飲食責胃以變血責心以知覺責腦以公正無私責公以章善明理責卿以大扶進人責大夫以通古今辨可否責士司以總其領也師以訓其徒也職以守其業也衡以平其政也掌以專其事也簡厥善率其或不善進厥良策

其或不良。辟以止辟。不臧厥臧。相吸攝。相指臂。共主之天下。中國聖明之世有之。所由稱盛治、臻上理也。後世學衰。多伺闇弱以爲攻取。吏則取之習法。官則取捐納科舉兩途。進身未幾。又恐與民相要結。乃有調遣之法。迴避之例。官民不相習。吏士不相知。士人伏處鄉里。不知經世事。賢者自潔其身。不肖者靦顏垢面以取媚當世。於是一朝之治。惟肖吏知之。肖吏知之而法不能行。則粥之以網利。朝有不便令下。而民雖熟覩若無所覺。大臣瘖塞。不知所措。庶民又箝口結舌、而莫敢宣其意。於是羣起而言曰。法不能變。民不願從。如是哉。如是哉。而於平時離心力。割血脈。上下不相接。則無一語及一事及此二千年以來之通弊也。昔王安石變法。士人憚於習政。交口攻之。馴至禮樂兵刑。視爲糟粕。炎宋諸子出。而知實學之不易講。遂遁於空虛。以避當世之禍。自成宗派。羣樂逃於政教之外而相率赴之。於是舉格致。天文。輿地。測算。中國自有之舊學。均淪於四裔而莫知所返矣。嗚呼。中國欲反共主之治。齊齊然節節然如三代盛時。豈不難乎。泰西君民共主之國。以英爲最強。然當數百年前。君民二黨。齗齗相攻。百年而後。始成此治體。日本大權旁落。民思其君。藩幕專政。千餘年而不克竊其位。及尊攘議起。大將軍徒步就邸。無敢異言。詎非民氣固結之效乎。自茲而後。去浮談。求實學。開設元老院比于歐洲。亦見權之輕重。無分乎君民。學不精則權不能自主耳。德意志以霸主而執會盟。開設總院以統一羣邦。各邦君主有退位而爲議員者。亦可見權力之盛。在議院不在君主也。至若各黨相擊。而宰相得操其進退可否之權。固在開明政學識。其黨魁已豫。絕非鹵莽攷試。求人才于暗中摸索者也。今表君民共主分爲三等。一爲帝治。一爲王統。三爲

以別國之君而自存民政者。其餘各國所闢新疆。與以治權者。雖不能成國。亦附表焉。其內政外交仍賴本國者不表。表其若藩屬而又若自主者。

君民共主成帝治者	英吉利 德意志（普國兼帝） 日本 奧大利亞（合匈牙利、名奧斯馬加） 意大利	
君民共主成王統者	荷蘭 比利時 日斯巴利亞西班牙 葡萄牙 瑞典（兼挪威） 丹馬（即嗹國） 希臘	
以別君爲君而自存民政者	匈牙利（即匈奴。以奧大利亞王兼王。） 挪威（以瑞典王兼王、） 盧森堡（以荷蘭王兼王。後入日耳曼公會、） 波蘭（王位。以俄帝兼。而仍存國治。）	
附自闢屬土有民政者		坎拿大（美洲地。英屬、） 紐西倫（英屬、） 澳大利亞（英屬） 北般鳥（英屬）